

八仙得道傳

徐枕亞題



雲光



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版

八仙得道傳·全書八冊

定價大洋七元

外埠均加郵費匯費

此書有  
著作權

翻	印	必	究
---	---	---	---

原著者 峨眉无垢道人

編輯者 許 廔 父

校訂者 徐 枕 亞

印刷者 天然書局

出版者 天然書局

發行者 天然書局

總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

各省世界書局均有分售



## 八仙得道傳第八集回次

第八十九回 下廬山治奸夫淫婦……………入幽谷得福地洞天

第九十回 後果前因白蛇初報放生德……………落花流水神仙還有未了緣

第九十一回 脫災殃鳴鶴峯頭見師傅……………求神劍天平山下訪狐仙

第九十二回 做淫兇矮邦傳災震……………造劫數老郎隱梨園

第九十三回 葉法善度謁張果老……………呂純陽三試白牡丹

第九十四回 倒騎驢背果老顯靈應……………追償俗債呂祖度情人

第九十五回 攻異端文公黜道教……………降霖雨湘子顯神通

第九十六回 造酒借花兩試仙法……………藍關秦嶺九度文公

第九十七回 翻跟斗宕秋千祇在銅錢一眼……………劈泰山救慈母了結塵世孽緣

第九十八回 白蛇歷劫成正果……………孝子割臂遇神仙

第九十九回 札神仙陸稿荐留姑蘇佳話……………度獼狗望仙橋爲西子增光

八仙得道傳 第八集 回次



八仙得道傳 第八集 回次

二

第一百回 八仙過海海面起戰禍……………二龍歸天天府慶昇平



第八十九回 下廬山治奸夫淫婦 入幽谷得福地洞天

却說旋風一捲。忽地裹住一個路上走的人。在他身上繞了幾匝。從遠處望去。這人已被黑霧裹得切切實實。連他自己也好似成了一個霧塊。一下子工夫。忽似失了魂魄一般。一點不由他自身作主。連滾帶爬地跑了過來。抱住呂洞賓雙腿。高喊上仙伸冤啊。上仙伸冤啊。洞賓生有慧眼。雖在黑夜之中。却覷得十分明白。只得大着胆子。喝問你是何方冤鬼。因甚屈死。可先對貧道說明。再想伸冤之法。那鬼魂悽悽切切地哭告道。小鬼便是朱小鬼的大兒子朱阿明。方才土地傳諭小鬼說。有位呂大仙到此。你的冤情。除非他可能替你伸雪。小鬼就問這位大仙。不知可肯替我作主不肯呢。土地說。他已曉得你家事。是今天牛大



毛在山上告訴他的。這位大仙。最心熱。最肯救人。他現在還在在你家後門外徘徊。大概是預備替你祖孫伸雪冤情。還不快去求到他。遲了他要走了。錯過這個機會。你們一老一少的冤枉。只好埋在海底。再沒人替你出頭了。因此小鬼又急急忙忙去找了祖母的魂。一同前來哀求大仙。務望大開天地之恩。替小鬼祖孫倆。伸這一口冤氣。啣感不忘大德。隨後這人又變成老婆子口音。也把這話說了一遍。洞賓知是小鬼祖母。不覺凜然道。土地所說的話。是不錯。我也不是不肯管人閑事。只是出家未久。道行毫無。這鬼魂之事。又是初次碰到。不知要怎樣辦法。才能救得你們。伸這一口冤氣。咧。二鬼聽了。慌忙借着那人身體。跪下叩頭。那人口中。便發出忽男忽女。忽老忽小兩種聲氣。同時說道。但求大仙把鬼魂帶進自己家中。我們自有對付仇人之法。不過鬧出事來。



必有城隍管下游神前來稽察。那時還求大仙作主。替我們證明一言。城隍爺憐我們冤死。必定還要格外施恩。允許我們早轉人生。我倆就戴德不盡了。洞賓道。既如此。你們自己回家去。就是了。何必還要拉我同去。那人便變老婆子聲音。說道。前後門皆有門神守衛。我們不敢進去。得大仙引着一次。以後便可出入任意了。洞賓只得答應。因吩咐道。你們跟我來罷。這走路之人。放他回去。不要去纏繞他。阿明答道。此人也不是什麼好東西。他打父叱母。私通弟婦。又把兄弟之子賣去遠方。作戲子。他的良心早死。雖在人世。一點陽氣都沒有了。我倆才能附在他的身上。要是正直規矩的人。陽威何等厲害。我們區區魂魄。不消近身。就散如雲烟。那裏還敢去纏繞他呢。洞賓聽了。不勝太息。忙道。話雖如此。究竟和你倆無仇無怨。他作惡事。自有他的報應。也不是你們所



能過問。現在要到你們家去。把他帶在身邊。也不便當。放他回家去罷。一話未完。那人便忽然仆地。豁然頓醒。洞賓也不理他。自向朱家後門走去。拾塊石子。打了一回門。便望得裏面有了燈火。一回兒。有個女人聲氣。罵將出來道。半夜三更。又不曉在那裏。灌足了黃湯。死回家來。洞賓聽了。才知朱小鬼還沒回家。等着他開了門。瞥見兩道黑烟。由地而起。繞住開門的那個女人。洞賓定睛一望。可不是白天在山頭遇見的。那個潑貨。這時女子已被兩魂附體。不省人事。丟下燈火。也不關門。也不查問。返身就走。直到裏面去了。一霎時就聽得室內哭聲震天。接着又是拍桌打凳之聲。丟刀擲杖之聲。一回兒便有一人衝出後門。如飛逃去。洞賓認清。正是先前進去的奸夫。因知這牛氏已被二鬼附體。正在發狂。心中大為嗟訝。因留此無益。便即回去原路。隨便找個涼亭。坐





過一夜。次日一早。前去打探消息。不道門口已掛着許多道士用品。裏面鑊鉢笙歌。鬧得沸耳盈天。洞賓笑道。這是朱小鬼被兩鬼鬧得慌了。少不得作成他老弟的生意。想把兩鬼趕出門去。也有這等昏蛋。自己性命都不得保全。還要替這淫凶的老婆治病咧。想到這裏。身不由己的。向裏面張了幾眼。這一來。可反誤了事。只見裏面探出個女孩子來。一看。正是小金子。小金子見了洞賓。馬上逃了進去。一回兒邀出一個醜矮麻子。大概是朱小鬼了。還有一個比他長大的人。也是麻子。道士打扮。小金子喊他叔叔。老兄弟倆。到了門口。也不問青紅皂白。把洞賓拖了進去。帶拖帶打的。拉到作法事的壇子上。洞賓只問。你們無緣無故。拉我打我。作什麼。我又不認識你們。難道有什麼怨仇不成。那道士大喝道。那裏來的野道人。也不打聽打聽我們家是作什麼的。竟敢



太歲頭上來動土。放些什麼妖怪進來。搗亂我兒長的門庭。洞賓正要問他。有何憑據。誰知裏面那個潑女人。一聽洞賓到了。慌忙趕將出來。伏在地上。叩頭如搗蒜一般。大呼上仙救我們。上仙救我們。這一來。不但洞賓莫名其妙。就是那兩個麻兒麻弟。也弄得發怔起來。洞賓却已明白了幾分。料定說的必是一對老小鬼魂。但是方才賴得干干淨淨。正在問道士兄弟要憑據。這時自然不便承認。便大喝一聲。你是什麼女子。怎麼和我陌不相識。如此胡纏。不料一對鬼魂。却不曉得他的苦衷。反替他證實一句道。大仙啊。我倆便是朱小鬼的母親兒子。昨晚承你帶了進來。……一語未了。朱小鬼弟。便冷笑一聲道。好麼。人家鬼怪自己供出來了。你還賴咧。洞賓此時。真弄得有口難分。只得按定心神。再聽那女人哭道。……不料這醉鬼全不講理。反請了道士們來作



法要驅逐我們，洞賓倒奇怪起來道：「他這道士也還有些法術麼？」女人道：「法術雖然沒有，符咒却是真的。」方才他們已念了一卷收妖伏鬼的經咒。我倆身上宛如被火燒釘刺一般。剛要逃走，却逢大仙來了。好大仙哪！你是天上金仙，好事做到底。萬望吩咐他們，不要這樣糊塗。我倆乃是他們的母親子姪呀。這時大眾都聽了這話，朱小鬼對他兄弟說道：「不用說了。這是野道人帶來的妖精。假名我們阿明和母親前來尋我的事。他還大胆地來此窺窺探探的。要不是他一人所幹，何用他這樣留心。大清早起來打聽消息呢。幾句話真把洞賓的嘴都堵住了。半晌開口不出。朱小鬼大怒道：「這野道情虛是實。我們將他鎖禁起來。看他可有本事作祟。衆道士聽了，都說：「正該如此。又有人說：「將他手足捆綁起來，免得派人看管他。也不得插翅飛去。」朱小鬼弟兄倆也都贊成。



了。大衆七手八脚。來捆洞賓。洞賓因見他們人多。自知寡不敵衆。又因他們蠢得如鹿豕一般。無可理喻。索性不聲不响。也不抵抗。由他們繩穿索綁。縛成粽子般一個樣子。小鬼說道。後面那間破屋。現在也不大去堆東西了。不如將他關在那裏。等得小金子他媽病好了。然後再放他出來。鞫問他一番。拷打他一頓。使他下次不敢再來。也不必傷他狗命。衆人聽了。大家一齊用力。嘻天哈地的。把這大粽子兒。送到那間破屋中。撲的一聲。關上門。加了一道鎖上去。小鬼的兄弟。還在外面說道。我們是沒有本領的。連鬼都嚇不倒。你這道術通天的大羅天仙。却在這裏休養幾天。再獻些驚人技藝給我們瞧罷。說著。一哄兒走個乾淨。洞賓被禁在內。又氣又悶。而且這屋子原是一間毛廁改造。一股含有歷史性質的木樨香味。兀自一陣陣透些出來。夾着那許多破東破西。



污穢齷齪的家用器具也都發出各種各式的霉蒸臭味。時時鑽入鼻觀。着實令人難受。洞賓想道。這道袍既能抵禦刀兵水火。或者也能遮掩這等臭氣。幸得雙手還捆得不甚結實。用力一掙。竟被他掙出一隻右手。別的却來不及辦理。忙先把一隻衣袖高高舉起。遮住鼻子。果然一點氣味也聞不到了。再把袖子四面拂了幾拂。便有許多時候。不聞臭穢。洞賓把這個最難消受的問題解決之後。登時爲之寬舒不少。到了中飯時候。朱小鬼也命女兒小金子送飯給他吃。洞賓怕他看出破綻。仍把雙手縛好。却佯爲哀求。請他代放雙手。方好吃飯。小金子原說。這道人生得秀美。心中非常愛他。一面替他釋開兩手。一面悄悄笑道。你這道人。才是自討苦吃。我們的家事。連我都怕說呢。你這不相干的外人。管什麼閒賬。現在我祖婆和哥哥的鬼魂。已被叔叔們一陣經咒。



趕了出去。媽媽已經不瘋了。不過身子困倦。胸口手面都被祖婆抓破。疼得儘是嘶叫。看來不久就會好的。他一好了。你就該死了。我爹爹叔叔正在商量要取你性命呢。洞賓一面吃飯。一面還問他怎麼你祖婆和哥哥倒不去尋找那個姓王的壞人呢。小金子道。何嘗不尋到他。但是這人積伶得狠。我媽媽發瘋之時。爹還沒有回來。媽媽就拉住那人。口中說的全是鬼話。不料這人本領真大。不但沒有着迷。還把媽媽推了一交。開了後門。逃出去了。也不曉他有什麼法術。竟把冤鬼都嚇得退的。洞賓聽了。沈吟了一回。又求他可能救救我的性命。小金子想了想。點頭說道。有是一個法子。要是今天下半年。他們沒甚動作。到了晚上。我拿把刀子。將繩索割斷。放你從後門逃去。但是你將來怎樣報我呢。說罷。向着洞賓嫣然一笑。裝出許多媚態。洞賓暗想。這真糟到



極點了。怎麼這點點孩子。就真有這等偷情私訂的知識。胆量。這話。教我如何對付他呢。要哄他罷。我出家人。怎能儘打謊言。要不允他。他是決不放我。想了一回。只得含糊說道。小姑娘。不要說得這樣着實。橫豎貧道不是無良之輩。將來如能有緣。再和小姑娘相見。自當盡貧道心力。報答小姑娘。這就完了。小金子低頭沈思道。你這話可真。洞賓道。出家人怎能說謊。小金子欣然道。我一定救你。就是了。但怕吃完了飯。我叔叔爹爹馬上就要和你爲難起來。那就沒有辦法了。說罷。收了食具。自去。隨即把門帶上。洞賓自他去後。就時刻希望太陽走得快些。過了晚刻。就是黃昏。專盼小金子進來。自己便好出去。那知小金子所耽心的這層事情。竟然實現出來。約摸午牌過後。未時沒到。忽地一陣脚步之聲。由遠而近。洞賓叫聲苦。一定是他們收拾我來也。果不其然。不一



時就是朱小鬼子兄弟倆。還有一個道士。生得身長體偉。看去似乎一條好漢。三人進了屋子。見洞賓右手脫了縛。都詫異道。是誰將他放開手來。洞賓怕連累小金子。便微笑道。你們既有好心。請我吃飯。沒有手。是怎生吃法。貧道只得對不住。借這一隻手來幫用一下。誰知這一借。就沒法子奉趙了。因為我的手拙。人又笨。掙便掙開。縛却縛不上去。只得等候你們來時。再費一番心力罷。說時。仍把右手彎到背後。預備他們捆縛。朱小鬼子笑道。這傢伙倒也硬爽。原來是個不怕死的硬頭子。我們現在進來。是要請你喬遷一個地方。那裏幽雅得狠。正配你這等高人去休養安身。時候不早。就此動身去罷。說話時間。兩個道人已把洞賓雙手牢牢拴縛。又扳了兩扳。笑道。看他可能再借這瓜子來用。朱小鬼忙道。弟兄們不必取笑。就將他弄了出去。免得一樁心事。那個長





大的道士。就將洞賓背上肩頭。小鬼兄弟倆。隨在後面。背出破屋後面。經過一條狹弄。出弄之後。又向左邊轉一小灣。小鬼便趕先一步。將前面竹扉輕輕推開。原來是座很大的荒園。三人押着洞賓。走到荒園東盡處。有一個高阜。小鬼先爬上去。四面一望。說道。鬼都不見一個。快動手送他個喬遷之喜罷。洞賓心中納悶道。這三個蠢才。不知把我弄到什麼幽雅所在去咧。想猶未了。道士已把他摔將下來。丟在地上。這一摔一丟。險些把洞賓弄得個發昏章一百二十八。睜眼一瞧。又不禁暗暗叫一聲苦啊。原來這高阜底下。有一個深不見底的大洞。洞口都給茸茸的野草遮住。所以不大瞧得顯明。洞賓不覺發愁起來道。瞧這情形。分明要把我埋到這地洞中去。那明明是幽谷。怎反說是喬遷咧。才想着哩。早聽小鬼發令道。兄弟們還不快將他送進槩去。呆着什麼等。



回有人走過。這事就難辦了。道士聞言。用盡氣力。把洞竇抱起。小鬼兄弟便幫着把洞口的草撥開。小鬼還笑道。這好有一比。他兄弟笑問。比從何來。小鬼道。這不是什麼洞口昏迷麼。如今把這個活東西塞了進去。你們想想。可又像個什麼。一句話說得兩道都笑起來。他兄弟搖頭道。這比喻不大確切。那要有出有進。方有點意思。如今這東西一進去。還有出來之望麼。說畢。三人又大笑起來。洞竇想道。想不到這朱小鬼兄弟。全是殺人不眨眼的歹人。怪不得要娶着這樣一個女人。給他殺了兒子母親。還當他是恩愛夫妻呢。才想着咧。猛覺得身子憑空而起。又聽得杭呵杭呵的兩聲。自己粽子般一個身子。早被他們塞入洞中。頭朝下。脚朝上的。倒跌下去。洞竇此時。早把性命置之度外。倒也沒甚畏懼之心。但從入洞之後。礫碌碌儘向下滾。兩邊總不曾碰到什麼東




西可見此洞之大。滾了有一盞茶時。還不曾落到地上。洞賓心中真怪到極處了。想道。古人傳說。有什麼無底洞。難道這洞真是無底的麼。更妙在入口處黑暗如漆。一點光頭都沒有。比及越滾越低。却反越亮起來。差不多又是一盞茶的時間。方覺身子落地。在他原料。以爲這一下去。至少也得個粉骨碎身的刑罰。後在半途之中。又轉出一層希望來。如能身體先落地上。便可得道袍的保護。或者不致就死。至多被他震盪一下。多發幾個頭眩。也就完了。至於落地之後。能否出來。那却無暇想到。誰知天下事真有奇中之奇。奇得任何人猜度不到者。洞賓一經落地。只覺身子軟棉棉地。舒適得不得了。同時他又大睜着眼一望。哈哈。匪夷所思。匪夷所思。原來這萬丈深潭之下。竟是個洞天福地。那地平如鏡。草軟如毛。花氣芬芳。鳥聲宛轉。亭台樓閣。山石流泉。處處地方。



點綴出個自然高尙的景象。覺朱小鬼所言幽雅兩字。真不足擬其萬一。時值天高雲朗風和氣淑。身入其境。耳目爲之一爽。心神也倍清朗起來。洞賓不覺喜出望外。再回顧自身。却睡在芳草爲茵的廣場之上。身上的繩索。早不知那裏去了。手足被捆之處。一點不覺得痛苦。麻木他從極險之中。轉到這麼一個好所在。禁不住大叫一聲。我呂岩今兒才登仙界也。一語未完。忽聽耳中鶯聲嚶嚶的笑道。仙界還遠得狠。今日才算做了入洞之賓。不枉你取這洞賓二字的雅號。洞賓又是一驚。回轉身來。一看。却是一位十七八齡的美女。正領着幾個十歲上下的小女孩子。在自己身邊。一枝唐棣花下。微笑佇立哩。洞賓便認他是此地的女主。慌忙爬起身。向他下拜道。弟子呂岩。遇難入洞。幸逢仙師。乞賜垂救。說罷。叩下頭去。女子慌忙還禮。不迭口中說道。彼此只算友好。



仙師之稱萬不敢承。也不敢當。洞賓拜罷而起。女子請他在草地上坐地。自己也一同坐下。女孩們四面旁立。神情十分整肅。女子笑對洞賓說道。一個人好管閑事。好替人家打不平。自然是熱心人行。逕。但也要問問自己的才力技能。能否勝任。再則事有緩急。有先後。急所先而緩所後。方是正理。這話你明白麼。洞賓聽了。滿心惶恐。道。弟子明白了。弟子爲學劍而來。蒙二郎神送到此地。些微道行。都不曾學得。如何不訪仙師。先管人家閑事。弟子愚昧至此。無怪要逢許多意外的魔難了。弟子如今想來。仙師莫非就是傳授弟子劍法的何大仙麼。弟子俗眼。竟一時見不及此。罪該萬死。說罷。重復起身。定要以師禮相見。何仙姑忙退後一步。搖手笑道。傳授道法。不必定是師生。你我無師生之分。有同學之誼。你必以師禮待我。反不便傳授劍術了。洞賓聽說。只得作罷。因



把自己行蹤先報告了一番。說到遇見冤鬼。帶他們回家之處。仙姑笑道。你自不知。那朱小鬼的女人。果然該殺該剮。至於他的奸夫。却是一個好人。他的後半世。還有很大的造化咧。此等鬼魂。如何能近他的身。一近身。就被他頭上靈光逼退。而且還有功曹鬼卒。隨身保護。鬼魂縱有冤屈。又怎敢和他爲難呢。到了結果。可不專和自己人爲難罷了。洞賓聽了。大驚道。仙姊此話。却和小弟山頭所聞一樣的情形。一般的難解。想這人既是如此不肖不法。怎又說得他如許好處呢。小弟真不明白了。仙姑笑道。豈但你不明白。讀者諸公。只怕比你更不明白咧。稍等片刻。待我休息一下。留在本書下回分解罷。



第九十回 後果前因白蛇初報放生德 落花流水神仙還有未了緣

却說天下事無奇不有。上回說呂洞賓因被墜入幽谷。翻成洞中之賓。得逢渴念已久的何仙姑。已可謂奇之無可再奇了。不道仙姑對他說出因奸殺二命的奸夫是個大善士。不但將來有大造化。眼前還有神人保護他。出入他外室之門。這等說話。豈非奇得連情理都通不過去了麼。然而一經說穿。簡直平淡到了極處。絲毫不足爲怪。當時仙姑見洞賓聞言驚駭之狀。笑道。你大概已經曉得那一老一少兩個冤鬼。害不着那姓王的奸夫了。洞賓道。小弟正是爲此。奇詫到了不得哩。仙姑又笑道。凡事不知內容。不經審查。往往容易偏斷。論這姓王的奸人婦女。自然罪有應得。但充其量。不過犯了一個奸字……一句未完。洞賓



接口道。不。不。據小弟所聞。尙有甚於奸者。仙姑笑道。你是聽了那小孩子牛阿毛的說話。可是麼。其實也不光是阿毛一人。他們村子上。凡是知道這件奸殺案的。那一個不如此說法。其中喜歡高談闊論的人。還有裝頭換足。加醬添油。把事實真相。改了一個局面的。總而言之。這案子不發便罷。一經發作。姓王的必定成爲一個共同殺人的凶犯。縱有非常明察的官府。也難替他平反過來了。但這不過講的凡間的理論。至於內中屈折情形。又瞞不了我們神仙中人。呂道兄。我先說句真話給你聽。我敢斷言。這姓王的不但不是殺人犯。簡直他連這一老一少如何的死法。還是莫名其妙。他那種昏憊糊塗的情形。真和女人本夫朱小鬼子。可以拜把子。稱兄弟。半斤八兩。一式無二的。這也總因姓王的是個正人君子。姓牛的女人。雖然和他通奸。却萬萬不敢把這等背





倫逆天。逞凶殺人之事。告訴他聽。所以直到現在。他還不信這老少二人。是含冤屈死的哩。至於他的壞處。就因犯了一個淫人妻子的罪名。要知他這人。平時倒也不是貪歡愛色的人。他妻子死了十年。他還守義撫孤。不肯續絃。就是尋常風月場中。也少有他的足迹。何以獨獨和這朱小鬼的婦人。有這等曖昧行爲呢。說到這事。我却先要把他前生之事。來談一談。你知道這朱家婦女。前世是什麼東西。乃是魔教管下三四路人才。一條白蛇精。那年正邪二教。大鬧淮海村。殺得大海幾乎翻了身。這事情。凡是修過幾年道。交識幾位世外人的。大概都知道一些罷。洞賓點頭道。不錯。這事我也聽家師雲房先生說過。仙姑道。那條蛇精。就於戰敗之後。不曉怎樣落在一個漁人之手。幸得有位善心人。將他買去放生。因此這蛇精時刻不忘要報這人的大德。事經千餘年。



才得請准他們教主轉世爲人。以身體作報恩之具。可是蛇妖行爲太壞。害人太多。他的命中。就老早注定不該趁心如意的。做個清清爽爽的人。所以一經下世。就錯配在這朱小鬼手裏。名爲報恩而來。實際只和他恩人做個露水夫妻。說到這裏。你該明白他的恩人是誰了。洞賓點了點頭道。我知道了。這姓王的從前必是將他放生的人。仙姑笑道。人世姻緣。無論是正是邪。前世裏大都有個原因。人人都道正當夫妻。是前生注定。月老冊子上。有了他們的名字。繫就紅絲。才得匹配姻緣。殊不知臨時配合的露水夫妻。也不是偶然湊合。那本婚姻冊子上。也都有他們的名兒。以這姓王的和那朱家婦人而論。既能成就好情。何嘗沒有一點來歷。知道他們的來歷。這事就不足怪了。洞賓聽了。儘管點頭。仙姑又道。但是我却知道這一對男女的瓜藤葛纏。光這一世。未



必就此了結。因為蛇精志在報恩。而恩不得報。甚至反而害他。抱歉愈深。圖報愈亟。所取的方法。也越難妥善。你我幸為世外之人。逍遙塵網之外。不經意外之劫。可無性命之憂。人間三五百年。自我輩看來。簡直只是轉眼工夫。他們的結果如何。不怕看不見咧。洞賓聽了。不勝悵訝。因問仙姊。既這麼說。可也知道他們將來的結局如何呢。仙姑笑道。你真是一位熱心人兒。管閑事。要管到幾百年後。那還了得。恨我道力不深。不能知他們詳情。但可約略預言。這白蛇當於五百年後。再出圖報前恩。這姓王的。却成了一個孤寒之人。多少要得他一些好處。比這世裏自然好得多了。可是蛇精本身。終嫌夙孽太重。以理而論。還當為這恩人受幾十年的慘劫。至其最後結果。却非常美滿。大概還是因他生死死。不忘報德。這一點良心。比尋常魔教中人不同。所以能穀感動。



天心許其自新。導入正路。大略情形。不過如此而已。仙姑說到這裏。作書人却要攙入一言。向讀者聲敘一句。原來仙姑所說白蛇報恩一事。第一次卽牛氏和王姓一重奸案。第二次在五百年後。便是白氏和許仙結爲正式夫妻。後被法海鎮於西湖雷峯塔下。二十年。其子得中狀元。奉旨祭塔。白氏也懺悔前孽。歸於佛教。這事知者頗多。本書不必再敘。惟他們初次結合情事。却爲世人所未知。所以將他敘在上面。一言表過。再說洞賓聽完了話。方問這是什麼所在。因甚在這深洞之下。究竟去平地多少里了。從此出去。應該望那裏走。仙姊因何也在這兒。仙姑笑道。這本是我新闢的洞府。名爲玉屋洞。新近有祖師法旨下來。着我等各按分位。派定居住修真之地。如鐵拐先生和雲房先生。還有藍采和張果等。或仍處原址。或另覓新居。差不多都已就緒。就是你雖未



成道。而祖師另眼相看。聽說也已替你指定一處洞府。將來會到令師雲房先生。自能帶你前去也。洞賓聽了。忙向空拜謝。仙姑又道。這裏原是一個大地的漏洞。因其深不見底。從來也沒人前來問津。三年前。我隨玄女師尊游玩至此。行至山谷之下。覺脚步聲音。比別處輕空一些。玄女師尊召土地來一問。方知端的。師尊笑問我道。神仙洞府不在山頭。便在上海。如今你可別出心裁。建一地底的居室。你可歡喜。我自然忻喜叩謝。師尊當替我召來許多鬼工妖役。施以鬼斧神工。不多幾時。竟把這萬丈深潭。造成洞天福地。而且四季都春。四時不雨。借來日月餘光。晝夜溫和不亮。敢說自有神仙洞府以來。要算此地最爲別緻。幽雅。記得左傳中有句話。叫吾公在壑谷。所謂壑谷。只是今人所做的地窖之類。不過造得華美闊大一點。便錫以壑谷之名。其實比之吾洞。可



謂小巫見大巫。相去不知幾萬里了。至於出洞之路。却有兩處。其一。卽你進來之處。我的意思。原想封一九泥。將他堵住。免得將來害人墮落。誰知玄女師尊神通真大。他可早已料定你該來我處。傳受天遁劍法。却要從這洞口進來。所以不允就堵。只說幾年後。你該得一道友。傳授我的天遁劍。這人須從此口入洞。須待此人進來。方可設法堵塞。你說這等神通。可偉大不偉大呢。洞賓聽了。又額手爲禮。遙謝玄女。仙姑又道。如今你既來了。就在此地稍住。我在一二天內。還當替你出去辦理你那未完的手脚。順便封住這個洞口。也算替天地補滿了一個缺點。將來你我出入之路。却在這大瀑布之下。無論何人。不知水遁。不能入洞。不能土遁。卽入洞而仍難到我洞府。有此瀑布。作我天然守衛。真乃神妙到不可思議。而且瀑布常流。水勢湍急。雖有洞口。尋常目光。休想



看得出來。所以有路還似無路。若是聞名而來。一到泉下。看見這種形勢。也只好望洋興嘆罷了。洞賓聽了。不勝歎羨。因又問道。仙姊才說替我辦理未了之事。可是爲那朱小鬼的女人麼。我想。他和奸夫既有那種淵源。我們又何必再去理會這些閑事。仙姑笑道。姻緣是姻緣。犯法歸犯法。我不辦他們通奸之罪。難道并殺子弑姑之罪。一起可以不問了麼。況且這女人如此凶狠。此番之事。禍由伊女而起。將來能穀放得過這女兒麼。就是他丈夫朱小鬼如此昏聩殘忍。就他的夫妻方面說。恐爲他母子之續。自你這方面說。雖你未遭毒手。而狠毒至此。簡直把殺人大事。看得兒戲一般。這等人也不配久留世上。當和他兄弟一同受罪。縱然不至馬上殺身。最少也該得個殘廢之刑。免他們再禍別人。還有那姓王的。通奸非出本心。因奸害命。更未參預。但天律昭彰。善惡



要報在人前。若因原情之故。竟予免刑。也不免使人懷疑天道無知。因此也不能不略行懲戒。好在這人善行極多。而且累世都是好人。善報既深。後福無量。暫令吃些小小風流之苦。也不甚緊要。這件案子。牽涉倒也不少。本來人間之事。自有官府辦理。用不着我們越俎代謀。也因此案日子太久。告發無人。長此以往。深恐死者沈冤難雪。而生者之性命可危。我仙家本是隨緣行善。到處救人。總是便當得狠。何妨顯些報應。給衆人瞧瞧。洞賓點頭稱是。又道仙姊此論。正合小弟之意。所貴爲仙爲神。原要替人間作些勸懲之事。若是冷面冷心。祇顧一己清閑。不管人家閑事。那也只好獨善其身。究竟何益於世呢。仙姑聽了。微笑道。人心不同。各如其面。這是各人見解。見仁見知。各行其是。便了。洞賓聽了。不覺慙然若失。從當日爲始。洞賓開始在洞府學習天遁劍法。據仙





姑說此種劍法。創自火龍真人。但其法未備。祇能變化隨心。往來如志。後玄女得其法。而益加神化。照他的方法。熟煉成功。可以寓神於劍。藏劍於心。心之所至。神即隨之。而收其功效於劍。蓋不僅爲保生救世之用。直能錯綜萬有。爐冶乾坤。雖大羅金仙。不能測其端倪也。洞賓質乘不同凡俗。更異諸仙。一經指點。已得三昧。據仙姑所說。從前受劍於玄女。凡三十年。而得其一二。元女許爲古今學劍第一人。今洞賓乃以數日之間。而通其要詣。則超勝仙姑。而凌駕玄女矣。仙姑又言。照洞賓這等姿質。大約三年內。可以盡通其變。此後修道之功。便可假借劍氣。而益易爲力。緣劍學深時。人劍合一。人能用劍。而劍氣亦能制人。雜念使人身體精神無形進功。這真是神劍靈效。平常寶劍。焉能同日而語呢。洞賓在洞中轉瞬三年。劍法大體都已學全。同時把鍾離雲房所授各



種法術也。已練得極熟。凡尋常遁變之法。和召將請神之術。大概都能使用。仙姑笑對他說。劍法雖已學得。還得一口神劍方好。可記得你師父三年之約麼。快去約會地點找他。求他替你找一口好劍來。還須加以修煉之功。方能由你應用自如。咧。洞賓聞言。便向他拜了八拜。謝傳劍之恩。并求仙姑送他出洞。仙姑笑道。你學了這三年。可抵別人百載之功。現在你便要出洞入水。都如平地一般。就不由我送去。也不要緊。但我也要海外去訪一個人。就送你一程罷。神仙作事。最是灑脫。不比凡人。走一步兒有許多緊戀。許多手續。說走就走。他倆一先一後出了他們洞府。走不幾步。便聽得一陣流泉沖激之聲。洞賓想道。莫非上頭瀑布。一直瀉到這裏來麼。這來源也可謂極遠了。那知抬頭一望。竟已望見瀑布下降之處。原來只數武之路。已從極低之處。走到山頂上來。



倒把他驚得怔了一怔。仙姑笑道：「你呆點什麼？仙人行路也要如凡夫俗子那般。有一步走一步，離一程趕一程的循序而進，又怎能日行萬里，夜經四海呢？」洞賓才知道當中已經他施了縮地之法，不覺啞然一笑。仙姑又道：「如今你可把三年來所學的本領施展些出來瞧瞧。似你學了法術，永不試驗，臨到應用之時，就不免僵手僵腳的，用來不能自如。甚至臨事慌張，誤了法則，爲禍更大了。」洞賓笑了笑，捏着避水之訣，冒着瀑布，昂然進去。果然身經萬道流泉，衣履一點不濕。和仙姑一同登到山峯。仙姑指着山下一處村莊，說道：「你可記得這是你從前替人打不平，鬧出是非來的。那個地方啊？」洞賓笑道：「正是一向恐分道心，竟不曾提起此事。究竟仙姊把這淫惡婦人，和他那蠱毒的夫叔，還有一個奸夫，是怎樣懲治他們？現在這些人，可都還在世上了？」仙姑道：「那還



不容易辦麼。但我也犯不着自己動手。只稍用手段。先把婦人治倒。着他自寫供狀。然後向他們剴切申明。身入地洞之人。正是一位正當仙人。他是一片好心。來替死者伸冤。替你們活人保護生命的。這樣一來。他們弟兄。就悔得要命。還想到洞中。把你找回。當你的面。將這女人活埋。或丟入洞中。再向你表示歉意。我說。人家是仙人。休說小小一個地洞。就將他埋到廬山之下。也有本事出來。你們怎能傷他一根豪髮呢。倒是現在你們要去找回他時。却非先把自己性命丟在洞中不可。這就大可不必了。但你們生當盛世。竟敢私害孤客。這等罪名。也非懲治不可。於是把他倆處了別足之刑。那牛氏呢。自然馬上殺却。只有那個奸夫。我又查明這人。叫做王克明。因憐他事出無心。又念他平日好善。竟用些情面。將他放走了去。我看此人相貌不俗。雖然做此不法之事。



印堂還是光明。大概不出五年。必能致身青雲也。洞賓又道。還有那朱小鬼的女兒。小金子。不是變成無父無母的孤兒了。這孩子生得狠清秀不俗。可惜生於這等人家。從小習於下流。沾染了一派惡習。言語行動。處處惹人厭惡。平心而論。這也算不是他本人的罪惡。或者還算是他的不幸咧。仙姑點頭笑道。人生呱呱在抱之時。一點惡心都沒有。到了長大起來。外物逐漸引誘。人也逐漸的變壞了。這果然是本人質地欠佳。易被牽引之故。究竟專一引誘青年的物欲。比於青年本身罪狀。自然更大更重了。洞賓太息道。這孩子倒也活潑潑地。狠玲瓏清俊的。如今不曉流落到什麼地步了。仙姑也不覺太息了一番。忽又轉念一笑道。哦。我記起來了。從前你和這孩子山頭相見之時。另有一孩子。替你們作過月老的。怪不得你還這樣的牽記他呢。洞賓笑道。你是我的



前輩先生。不要這樣奚落人家。明兒見了我師父。我一定告訴他。仙姑教我作歹爲非。看我師父可能答應你呢。一句話。說得仙姑也大笑起來。又道。你別混囑胡言。我的說話。可不是完全和你頑笑。你在朱小鬼家和他說什麼。又答應他什麼條件。你得記記着。仙人無戲言。無誑語。既有前言。便成因果。我倒是一心勸你。還是緩赴湘江。先把這孩子找到。替他怎樣想個方法。早早脫度了他。也算應了你竭盡心力的預約。還了你應償的一注債務。是何等不好啊。洞賓笑道。今兒仙姑儘說戲言。是什麼道理。仙姑大笑。又點點頭說道。話是戲言。而且老實說。這孩子不久也當去世。你現也無從幫他的忙。不過神仙做事。正大光明。雖不曾因他而出險。究竟有些近於過河拆橋。非我輩所應爲。你等着瞧罷。這人本生不得你的好處。來世還當和你做一度情人。那時你倆深



情密愛的當兒。只怕還會從枕邊被底。記起我這一席戲言來。洞賓聽說。也知這話有理。當時却不肯承認。因支吾一笑說道。罷罷。師父約期已到。還得趕緊到湘江去跑一躺來。別再在這兒胡鬧了。仙姑笑道。正是。我們別過罷。我也要到海外去。找我一個弟子。聽說這孩子近來做了一件狠大狠大的事業。替中國掙了口大志氣。我得趕緊去獎慰他一番才好。洞賓忙問這位弟子可就是那位王泰不是。仙姑揮手道。是了。是了。走罷。走罷。現在沒工夫說了。說罷。一縱身駕雲而起。瞬息不見。洞賓也竟奔湘江而去。未知後事如何。却看下回分解。



八仙得道傳 第九十四回





第九十一回 脫災殃鳴鶴峯頭見師傅 求神劍天平山下訪狐仙

却說湘水在洞庭湖南。和南方的桂江。同源殊流。當兩水共同發源所。在其地乃是自古有名的鳴鶴峯。峯高萬仞。樵採罕到。所以有許多走獸飛禽。常到此地藏身。以免殪繳陷阱之厄。單表鳴鶴峯最高的尖頂兒上。有枝高入雲霄的大楓樹。楓樹之上。有隻通靈識性的白鶴。營巢樹榭之中。土人傳說。此鶴此巢。已有幾百年歷史。每於風清月白。人靜夜深之際。遠近三百里內。可以聽得鶴唳之聲。發自山頂。其聲淒厲悲哀。可動思婦之愁。能起征夫之感。有人說道。鶴是仙鶴。鳴非常聲。所以自古相傳。名其峯曰鳴鶴。實因此鶴而得此名。這句話。凡是鳴鶴峯下數百里內居民。但凡聽得見鶴鳴的人。也都能說得出其中緣由。但是



鶴未千年。鳴已中止。到了大唐開元之初。這批居民。就不聽見鶴鳴之聲。有那胆壯心雄的少年漢子。爲欲探訪究竟。特地約伴結侶。跑上最高峯。在那大楓樹下一望。果然鶴巢傾圮。鶴影毫無。看來鶴劫已完。歸魂天上去了。據作書人所知。此話却是對的。讀者諸公。看到此鶴的情形。大概還能回憶。玄珠子鎮守浙江潮聖。誤遠謫情事。又該記得鍾離雲房對他高弟呂洞賓的約言。幾面參證起來。便可知道鶴的來歷。和去的原因了。那天天氣剛轉秋涼。積雨之後。忽焉晴朗。晚上一輪皎月。擁起山巔之上。那鶴從巢中飛出。在各處游玩一回。逢到幾個飛禽同志。大家圍處深林。互訴生平。各鳥中有前生爲人不端。此生罰作飛鳥者。有本生修道不忱。罰生雙翅。列入飛禽隊裏。飽受風霜之苦者。論其品性來頭。皆遠在此鶴之下。而其遭難歷劫情狀。大致相仿。那鶴也不



敢怨天尤地。但自溯生平。存心忠正。縱沒多大功德。也未敢稍存惡念。何意毒蛟肆虐。偶疏防範。幾釀殺身之禍。輪迴之慘。回想修道千年。結果不免反爲禽身。一念及此。恨與泪俱。平日蟄處樹杪。雖建有屋宇。仍不敢稍自暇逸。甚至每晚臨睡。必以一足。矗立樹幹。而縮其一足。雖非越王薪胆之仇。却有蘇秦刺股之志。一則藉困苦以資儆惕。來日太長。前途尙遠。幸得脫災歸位。免教再蹈前非。二則身在謫居。心戀仙境。絕不敢一旦廢學。立足而睡。取其易於醒悟。可以倍深學力。大凡爲學之人。不經困苦。學業每難深造。三教皆然。人禽一致。此鶴能在謫居之際。如此努力。亦爲感召天庥。釋罪皈真一大原因。後來凡屬鶴類。因慕此鶴。苦志成仙。大家都要看他的樣。作些苦修之功。到如今鶴睡必立一足。其源實濫觴於此也。那鶴和許多同道。談論了一回。因彼此知慧懋。



殊。品性不齊。覺得絕少談興。自己一片苦衷。仍只自己知道。絕不能告訴別鳥。談了一回。告辭而退。見月正當中。皎潔可愛。又獨自觀玩一回。不覺堆起一段牢愁。發出他日常功課來。向着一輪皓月。長嘆數聲。驚得其他各鳥。都魂胆消亡。相顧失色。道。這鶴兄又發他獸性也。大家坐立不住。哄然一聲。紛紛歸巢。安息去了。只剩此鶴笑啼並作。歌哭無常的。獨自鬧了一陣。弄得月宮諸仙。共表同情。大家替他發起牢愁來。因亦索然無味。寂然寡歡。剛巧一陣狂風吹來。大批烏雲。他們便捧着皎月。躲入雲中。而去。再不同過臉兒來。瞧一瞧這可憐之鶴。鶴也知道月意。不覺點頭太息道。諸位道兄。想是不忍我遭此變故。不願見我恁般悽寂。所以深匿雲中。不忍再來想見。唉。這也可感極了。一語未完。猛聽得耳中有人說道。世有治亂。運有興衰。人有臧否之殊。數有升沈之異。



你既不昧本來深通靈性。便當逆來順受。一切達觀。何得小有屈折。便爾悻悻不平。其聲嬌婉。好似女子口音。鶴兒大驚。念被謫來此。歷時不爲不久。從無於深宵中。聞女子聲氣者。倘非仙子。必是山妖。妖人那得有此知識。必爲仙人無疑。慌忙屈膝下跪。以首叩地。哀聲自責。並求一見仙容。又聽仙人笑道。彼此都是同道。不敢當此大禮。我月中嫦娥是也。頃逢鐵拐仙師。囑我寄信與你。道你身經貶謫。志自清高。刻苦修持。已動天聽。當於本年中。秋之日。脫災。屆時自有高人相救。你可於申酉之交。在牛山。拘內等候。見有一老一少。兩道前來。便是你的師傅。可卽拜求受業。伊等自有度你入世之法也。鶴兒忙道。弟子獲罪遭貶。苦志虔修。原恐墮入凡塵。不克自援。今得仙師相救。反度入凡世。倒還是不度的好了。嫦娥笑道。虧你還是多年有職的上仙。說來的話。竟利初次。



學道的人一般口吻。你是有罪之身。久已變成禽類。不向人間一走。如何得轉人體。即使鶴體也可成仙。成仙之後。終是異類。而且異類修仙。較之人生。難易之別。不曉相去幾何。你只曉得一經入世。便成凡夫俗子。豈不知凡夫俗子。終勝禽獸多多。何況你本性未滅。更有近功。此等仙姿。雖入人世。不致磨滅。再有仙師護持。汲引轉生凡間。不過一霎那間。馬上可成真仙。這是鐵拐仙師爲你老友分上。一番玉成的苦心。怎麼你反說出那種外行說話來呢。鶴兒見說。這才叩首稱謝。嫦娥也不再說。現出真身。乘雲入空。一霎時推去烏雲。依然現出一輪皎月。比前格外精彩得多。鶴兒慌又跪拜。從這晚起。他也不再哀鳴了。也不在山中閑走。忒孜孜眼巴巴地。等到八月十五那天。天色剛晚下來。就急忙忙。遵照嫦娥所指地點。趕下山去。在那山坳內外。飛一回。蹶一回。再



向天上山下。四面八方。瞧望一回。好容易盼到申時過後。心中想道。這總該來了罷。這時他連躡來飛去。都不敢了。只蹲在一處較高的地方。既可以上望。又可以俯瞰。專待仙師到來。便好恭謹迎迓。那知等了許多時。看看未時都要完快了。那裏見個什麼人影兒。鶴兒心中不覺發起毛來。莫非嫦娥誤說了時間。不要是今天上午的申未之交。我却失於迎接。因此兩位仙師。便怪我不忱。不肯和我相見了麼。想到這裏。不覺入了魔道。忽又疑惑是自己聽錯了嫦娥說話。那麼這輕慢之責。還在我自己身上。深悔今天上午申時。爲什麼不來瞧望一躺。竟把千年難得的際緣。輕輕錯過。豈不可痛可惜。如此一想。幾乎要向崖下一跳。連自己生命都不要了。正在徬徨悲苦之時。忽聽耳中又有人笑道。男兒作事。爲甚偏喜淌眼抹泪的。看那婆婆媽媽的樣子。豈不可愧可笑。



鶴兒一聽人聲。便知事情有了指望。也不管是什麼人。說的什麼話。慌忙。蜷着兩條長腿子。伏在石上。叩頭有聲。大呼仙師救我。仙師救我。又聽耳中笑道。你也忒老實了。我既對你這般說了。自然還你兩位仙師。急些什麼。你兩位仙師。却是師徒兩位。做老師的。即是徒弟。從前的學生。而眼前的學生。却是老師從前師父。他倆是互為師徒的。也算自有神仙以來。未有之佳話。如今老師叫鍾離權。外號雲房先生。學生叫呂岩。字洞賓。是新近出家。剛從廬山。就何仙姑學的天遁劍法。師徒倆在三年之前。已有成約。約在此地相會。他倆都該做你師傅。所以說是兩位仙師。哪。鶴兒聽了。才知說話的。又是嫦娥。不勝欣感。嫦娥又把鍾呂二仙從前關係。說了一回。最後說到二仙本定此時可到。為因呂仙學成劍法。缺少好劍使用。他師父便帶他先到姑胥一轉。因同道張果先





生雲游吳越。望見姑胥地方。隱隱有劍氣發現。曾至各大名山尋訪。訪得氣所從來。乃在城外天平山內。被一妖人守住。不肯放他出世。但妖人自己也不能動用他。張仙和他商量再四。不得頭緒。便去告訴鍾仙。鍾仙却已知道此劍應歸呂仙所得。實在還不止一劍。應用起來。可分雌雄二劍。據說。卽吳越時。干將莫邪夫妻所鍊。本爲二劍。後來轉輾分散民間。至漢朝末年。被一狐妖拾得。干將於是到處訪尋莫邪。終究給他訪着。二劍歸於一手。一夜。忽聞室中有男女對語之聲。繼之以劍聲。鋒縱。劍光閃爍。到次晨一看。二劍已合爲一。狐妖大懼。以爲神物。將去藏於天平山下。自己便在山中覓一洞府。親自守護。卽張仙所說的妖人。是也。張仙亦知呂仙來歷。聞他學劍已成。情願陪同他們師徒前去取劍。因此他們到此。怕要遲一步兒。呂仙原打算先來此地。把你的事



情辦了。再去取劍。免你引頸懸望。怎奈張仙另有祖師法旨。須去京中一走。責任更爲重大。只好先去取劍。取了劍。他可早早入京。只好委屈你多等一下。方才我也站在雲頭。替你發急。後來仍是鐵拐仙師派人通信於我。着我再來通知你一聲。大約他們至遲。不出黎明。必可趕到此地也。一語未了。忽聽半空中虎嘯之聲。嫦娥笑道。來了來了。這虎便是鍾離做小孩子時候。收伏下來。鐵拐先生替他養在少室山中。如今方送還他。做個坐騎。現在神仙中騎虎的。只他一位。不是他到來。還有誰呢。一面說。一面早已現身出來。同時天上飛下一片五色祥雲。將他四圍擁住。他便攜了鶴頸。立着等候。果然虎聲越近。頭上一派烏雲。全被冲散。光華皎潔的月光之下。下來兩位仙人。同騎一頭斑斕猙獰的猛虎。二仙先向嫦娥行禮。呂仙把猛虎繫在樹上。嫦娥引那鶴兒向二



仙叩頭。鍾離笑撫鶴頸道。倒難爲你。貶謫數百年。未味本真。前程未可量也。鶴兒又感又悲。細訴謫居景象。二仙都道。前事都已盡知。不必再述。如今又要帶你到人間一走。你可願意。鶴兒叩首道。仙師栽植弟子。焉有不願之理。二仙領之以首。嫦娥動問取劍之事。洞賓把所得寶劍。給他瞧看。嫦娥接了過來。這一遞一接之間。覺有萬道寒光。霍霍閃動。一種英華之氣。直冲霄漢之上。連嫦娥的月光。也東搖西蕩的。晃了幾晃。鍾離慌忙伸出一手。在劍尖上。只一拂。方才光斂氣平。月色安定。如常。嫦娥笑道。了不得。你有了這劍。簡直可以毀滅我的月宮。這還了得。一句話。說得二仙和鶴都失笑起來。嫦娥問道。這劍自來就有這等厲害麼。爲甚從前沒有聽得說起。鍾離笑道。平常兵器。用久則壞。有種寶劍。係神仙親煉五金之英製成。越到日久。越有光彩。至於此劍。雖非神



仙所製。而所採金質。乃上古所遺九州鐵錯中一點精氣。麗於金英。再加生人精血而成。出世之日。已能飛劍取人。迨後干將。又以身殉。夫妻二人一生精神心血。盡在區區二劍之中。死後英魂。仍依附劍內。又經得道老狐。收集一處。夫妻相見。凝而爲一。又在山中修煉數百年。得山水日月之氣。所以現出光來。可以偈日月而鑱宇宙。入水水分。見火火滅。劍之本身。本已成仙。如今又落仙人之手。真可謂古今第一的佳話。天壤罕有的際遇。你想厲害不厲害呢。嫦娥聽了。不禁咋舌稱奇。鍾離回顧洞賓道。此劍乃天地之祕物。宇宙之奇寶。不但尋常人類所不易遇見。就是大羅海外十洲三島的神仙。也未必有幾位能覓見到。至於使用之福。更夢想不及了。大凡瓊寶奇珍。不宜自炫。自炫結果。必致貪夫動念。豪客逞強。而戰爭之禍以起。自來得寶之人。不肯輕易示人。並



非如何氣小。實也無可如何。何況這等天上無雙。人間無匹之至寶。如何可以炫耀於人。此後如遇同道索觀。可將所傳祕訣。滅其光彩。滅其氣燄。方可出以相示。如你頃間形狀。未免要闖出大禍。弄得後悔嫌遲。是大不可的。洞賓唯唯遵命。收回寶劍。照舊珍藏。嫦娥又動問張果之事。鍾離笑道。此公也真好笑。他倒是不大喜歡遊戲紅塵的人。此番偏偏得了一個富貴差使。大約不久現在天子就要歸天。繼任帝皇。原來也是一位英主。却受他歷代先皇之累。恐要身逢慘劫。弄得唐室中衰。乘輿播遷的地步。不過不致亡國罷了。張果此行。正是奉旨替他們造成劫數的。湊巧爲了我徒弟的劍。同去尋那老狐。老狐說自己沒福。不能使用此劍。劍一入手。其重無比。所以將他藏在山底。但因本身爲了此劍。曾費多少心血。得劍之後。又親自守護至數百年之久。實在舍不



得離他。并且他聽一位仙人吩咐過。說能用此劍者。必是天上頭等金仙。不能享用此劍。而能陪伴他至千年之久。可以得劍之氣。受劍之英。再加自己修煉之功。至少可以成一劍仙。因此他抵死不肯將劍讓人。後經張果想出一個法子。他說。現在正要找一應劫之人。未得其才。他要肯舍此劍。本人可以保他幹此大功。只要他正正當當的。安分立業。不要做到範圍以外。或有甚邪蕩不端之事。只待劫數一完。便可立成正果。老狐見說。十分歡喜。當即把劍和平獻出。他本身却由我們將他牒送陰府。轉世爲一北番胡兒去了。因這過節兒。又把我們拖延了一個時辰。要是不然。我們還可以準時趕到咧。嫦娥問道。此番劫數情形如何。可以先談談麼。鍾離點頭道。天機雖難預洩。但我們不比外人。大略說說。却也無妨。大概此狐去後。中國朝內將有內爭。內爭之事。也和



宮闈后妃有關。婦女宣淫於內。胡兒作反於外。方可裏應外合。成此浩劫。大略情形。不過如此。但是據我看來。狐性多疑。雖然應劫而去。還在時時防我們捉弄。設或另生枝節。那就是他自己造孽。還當食報本生。再受輪迴之苦。總之應運應劫。同一定數。而應劫之難。每比應運爲甚。這是從古以來不易之理。常有特放星官下凡。造劫而一經得勢。便入歧途。以致爲功不卒。反受其殃的。世人每疑應劫之人。旣奉天命而來。何以反致獲愆。殊不知他於奉旨的範圍之外。必有變本加厲之處。甚至詔命僅及一地。而爲禍徧於全國。也有災眚降於一時。而貽毒流於永久者。這等人教上天。怎能寬宥呢。特放人員。尙且如此。可見應劫之難。而這等人體未成。道心未固的狐妖。更屬難上加難了。嫦娥聽了。不覺嗟訝了一回。又問出一句話來。道才聽道兄說。將來新主遭劫。還是



歷代天子所累。此話是何道理呢。鍾離道。本朝天子都還英明的多。可惜於倫常上多有欠缺。而淫風也最盛。至今冥中尙有許多懸案。但這還不過是他們李氏家事。最大原因。乃是先皇帝用兵海外。征伐矮邦。那原是徐福的子孫。在彼爲君。數百年來。被魔教中人把持政治。現在他們國師。乃是一個犀妖。聞得中原兵到他。便作起法來。將東南西北四面八方的風。彙在一處。名爲颶風。颶風者。卽是具有各方之風的意。思。把唐朝戰艦。吹得七零八落。死人無算。幸得王昌之子王泰。得何仙姑點化。修道蓬萊。有許多上仙。教他法術。預備將來劈山救母。年紀雖小。本領甚高。眼見中國兵士死於颶風之下。不覺又憤又悲。便用捲海轟山之術。一面鎖住颶風。一面把矮邦所有大山。一起放出火來。火烈土燥。便將大地震動。死亡之數。也就不在少數。而且埋下這火山之根。





以後如矮人再有凌犯上國。殘暴不仁的情事。隨時隨地。只要他念一徧咒語。可在十二時辰之內。將彼邦繁華之地。轟爲瓦爍之場。以我看來。此邦之人。好武喜淫。刁鑽古怪。將來爲害華夏之事。必然層出不窮。那時觸惱這位小爺。只怕還有幾次大地震。要發現呢。這等都是未來之事。不必說他。若論眼前這場大戰。妖人狠毒。罪不容誅。已有帝命。治以應得之罪。而推源始禍之人。兩方冤鬼。不下二十餘萬。皆集矢於今天子一人。此卽遺禍嗣君。造成巨劫的大原因。他說到這裏。呂仙忽問王昌之事。未知鍾仙如何回言。却看下回分解。



八仙得道傳，第九十一回



## 第九十二回

做淫兇矮邦傳災震

造劫數老郎隱梨園

却說湘江岸上月裏嫦娥和鍾呂二仙。爲救度鶴兒事。大家聚在一處。得便閑談時事。鍾仙已把大唐君主應運歷劫的前因後果。大略說明。只有王泰一人。雖說幼年愛國。造成矮邦鬼災。而殺死無數人民。未免過於很毒。獨未聞帝命懲究。呂仙不解。把這話請教師父。鍾離嘆道。弟子所見。何嘗無理。但要知道矮人品性卑濁。行爲狡狠。久爲天庭所鄙棄。王泰以小小孩子。無守土之責。而身居世外。與中土隔離。縱令越人肥瘠。不問華夏興亡。也不能說他冷面冷心。漠視國事。他却偏能激于忠義。發爲孤憤。既無邀功之心。并無傳名之志。居然能仗一己法力。爲祖國爭存。做強虜橫暴。這等存心。應爲天心所眷注。况戰事之責。已歸



天子一人。天子以外。可以不波及者。自應概予豁免。以示帝天寬仁之德。再矮邦民氣太橫。民俗大壞。將來終當搗亂世界。得王泰伏下火山之法。隨時可以肆災於全國。如此或可戢其野心。亦未可知。所以他這計策。竟得上天的贊許。只因此番矮人死的太多。究竟總有他的罪過在內。若明令優獎。將令人疑爲有意獎勵。所以隱而不提。作爲將功抵罪。要是不然。還許有些功績。亦未可知哩。大家閑談多時。不覺已將破曉。嫦娥因職司月光出沒。不能再留。匆匆告別而去。這裏鍾呂二仙。便把鶴兒送去冥司。商懇冥王。將他發生在忠厚良善的官宦人家爲子。這便是八仙之中的韓湘子。他父韓會。叔子卽翬衛孔教文起八代的韓文公。世居昌黎。後人都稱爲韓昌黎者。便是湘子父親的胞弟。鍾離送過鶴兒之後。隨卽帶全洞賓去蜀中峨眉山上。織雲崖。作煉丹養氣。



功夫。臨去時。洞賓問起家中之事。和父母情形。鍾離笑道。不用你費心。令尊堂經我一夢。點化。已都厭恨紅塵。在家修道。我還教了他們許多。入門口訣。和修養功夫。大概當你成功之時。他們也有了幾分功行。再得你親去一度。也可成個小小氣候。這也狠難得了。至於你的兒子。本是功名中人。將來自會幹他功名去。你也不必再替他縈心了。洞賓感激拜謝。後來洞賓在織雲崖一住五年。通澈因果。回返本真。合計自出家門來。前後不過十年。已成大羅仙體。與鐵拐鍾離等幾位金仙並駕齊驅。真是從古來修仙最快。成功最速的第一神仙。這總因他根基本來極厚。又係存心濟世度人。奉旨下凡。並非因甚過失謫墮紅塵者可比。所以有此異數。別人怎能望其項背呢。成道之後。又得老祖賜予玄都祕樞一書。凡三界神仙所能的法術。一一載明在內。真能包羅萬象。



奪天地造化之功。可算三清宮內第一部完備奇書。不但普通神仙。無緣寓目。卽八仙之中。除了鐵拐鍾離以外。也未必能窺全豹。後來洞賓仍兼領東華帝君原任。此書卽藏在東華殿上。洞賓讀盡此書。神通最大。聖蹟最多。世人因共稱爲呂祖。或純陽子。而不敢直稱名字。洞賓自稱。則或爲回道人。回爲大小二口。與呂字相全。卽所以寓意也。又稱山石先生。山石卽岩字拆分。又有署谷客者。乃是洞賓兩字的會意。因他抱定度盡衆生的宏願。諸仙均已升天。罕履塵世。只呂祖一人。常化形入世。每就所至之地。隨意改名。暗暗示意。這是後話。如今再說呂祖成道之後。隨着師父在海內外各處閑游幾年。立下許多功德。方由他師父會全鐵拐采和何仙姑四仙。朝參上帝。上帝賜宴靈霄殿。特加溫諭。勸他盡職。出殿後鍾離就帶他參三清。謁王母。玄女。徧拜各山各洞神。



仙。這是神仙成道後必有的儀節。諸事既畢。鍾離方設筵本府。邀請諸仙與宴。筵間談起張果。既在京師。唐皇屢欲見他。他却不願朝見。爲因唐皇寵信一班妖道。弄得妖氛滿宮。自己不屑與此輩爲伍。也不願和邪人作對。因此頗自躊躇。鍾離因對呂祖笑道。張老性情太固執。冷僻。既然受命主持劫數。說不得只好隨俗一點。我看你此番下山。可先全我去會會張老。如可替他幫忙一二。也是你的功德。呂祖欣然道。弟子願往。席散之後。諸仙各有饋遺。呂祖一概拜受。當日便隨鍾離到了長安。此時張果正化成一個伶官。溷迹黎園之中。鍾離訪到了他。卽介紹呂祖相見。并說明特來輔助之意。張果十分忻悅。因笑說。我雖溷在此中。却甚厭他們鬻惡聒噪。現在又有一事。妙不可言。緣有妖道葉法善。在新天子前。饒舌說黎園中有個老兒。沒名沒姓。自稱癡老。這人乃是



張果化身。甚有道法。天子幾次着內官宣我。我都推說有病沒瘥去見。一面託我們掌班再三奏明癡老真是一個又癡又老的頑傢伙。除了教戲之外。一點沒有本領。請萬歲不要信法師的胡言。那知葉妖聽了此話。氣得面紅耳赤。就悄悄奏道。既這樣。萬歲可就宣他入宮。當着萬歲龍顏。教這班伶官子弟歌唱。究竟是否仙人。那時臣等自有方法使他不能隱瞞。天子聽了他的鬼話。馬上宣我們全班入宮。是我一定不肯顯出真面目來。進去時。原是一個窮老兒模樣。我也不慣官家體制。橫豎裝做一概不曉得。教他們當我一個野人就完了。那時天子已狠注意着我。等得唱完了戲。便命中官來召我見駕。我又化成一個小夥計模樣。天子便說。不是這人。方才所見是個老兒。怎此刻召個小孩子來呢。掌班的也弄得莫名其妙。只在地上碰頭說。小人該死。委實方才





拉他進來。原是一個老兒。不曉怎樣眼睛一眨。就變得如此形狀。這人連小人也沒有見過。不知從那裏來的。天子甚爲懷疑。便親口問我。你是什麼人。我只回奏。是黎園教師。天子倒笑起來了。問你們班中教師有幾。我又奏稱。只小人一人。還有兩個副手。未奉傳宣。不曾進宮。天子大爲驚異。又命我下去。再教一套戲詞。等我一下去了。我又變回老兒模樣。只聽滿宮譁笑稱奇之聲。不絕於耳。叵耐葉法善那廝。奏稱萬歲聖鑒。這人要不是神通廣大。怎能當着萬歲面上。如此變化不定。若非真正神仙。又怎有這等胆量呢。天子聽得他說。連連點頭。重復召我上去。笑容溫諭道。有人說卿是仙人。張果下凡。遊戲紅塵。可是麼。朕酷信道教。深慕仙道。果是張仙。何妨容朕一見真容。朕願竭忱延接。請卿常住宮中朝夕得所請教。不知卿意云何。呂祖聽到這裏。笑而問道。請問



師叔怎樣對付呢。張果笑道。我怎肯承認。自然一味胡賴。說生平連姓張的朋友都沒有。也不曉這個張字如何寫法。怎見得我是張仙呢。後來天子沒了法子。只得命我們退出。聽得聖心因怪我忽老忽少。對人談起這事。便喊我爲老郎。一語未了。二仙都笑道。好稱呼。好名頭。這倒是黎園中一件很好的佳話兒。鍾仙又點頭說道。我早曉得你有一部偏逆。將來當受一種頑藝生活的香烟。崇奉。只怕這老郎二字。就會傳之久遠。也未可知。呂仙笑道。黎園是戲班之祖。老郎又作了戲班教師之祖。如經聖口所許。將來頑藝中人。根本追遠。少不得要奉祀老郎爲神。可就合於吾師所言的偏逆了。一句話說得張果大笑。鍾仙便正色說道。頑是頑。真是真。道兄既負重大之責。已入皇城禁地。如何這般固執。一定不和天子相見。我輩出家人。隨俗結緣。原無一定。但求有利於



民皆當盡力做去。今天子雖應遭劫運。但能引化真心好道。勤政愛人。祛欲惜福。那麼劫數雖定。未始不可挽回。或縮小災變。這就於國於民。兩有裨益了。這等現成功德。如何不想去幹。也枉爲天上金仙了。張果聽了。恍如夢醒。道。小弟愚蒙。所見不廣。又兼生性拘執。不愛日近天顏。所以有此失檢之事。今蒙指示。茅塞頓開。聞得天子面飭葉法善。命他趕緊設法。好好勸我進宮。他願尊爲國師。昕夕受教。看來法善早晚必來找我。但我已弄巧在先。如今又承認本人卽是張果。這話如何說法呢。呂仙笑道。那個容易。皇帝要見師叔。勢必再召黎園。那時我可幻成師叔的癡老。師叔只在什麼地方高坐。等得萬歲問起小姪。小姪自有說話。把師叔捧將出來。一則不穿師叔癡老的誑言。免了欺君之罪。二則顯得葉法善。陳奏不實。從此皇帝可以疏遠他些。免他作崇人間。這



是一舉兩得之計。師叔以爲何如。鍾張二仙都說。此計大妙。三仙正在聚話。忽黎園掌班進來。鍾呂二仙便隱過身子。掌班一見張果。便蹙額愁顏。唉聲頓足的說道。老師傅。這事真糟。也不曉那位葉法師和我們開甚頑笑。一定說師傅是張大仙。如今萬歲又來宣召我們入宮唱戲。名爲唱戲。據說。仍爲師傅一人。他要證明究竟師傅是否真是張仙。這話是剛纔葉法師親自來說的。還對我說。要是師傅再不承認。便先拿我這掌班的。下在天牢。再和師傅說話。我想師傅雖然不是張仙。究竟有些什麼變化的本領。要是不然。爲什麼那天又能忽老忽小的變出那場頑意兒來咧。師傅既有這等本領。等下萬歲召見之時。何妨就糊塗塗地。承認一言。橫豎這是有好處。沒有禍患的。却先救了我的性命。可不是好。張果聽了。笑道。哦。這葉法善他竟如此可惡。萬歲要他來



勸我。他不敢見我的面。也就罷了。爲什麼拿這等混話來驚嚇人家。他既如此無禮。我也少不得要開他一個頑笑。教他認得我老癡的手段。掌班大爺。請不要煩心。今兒見了萬歲。是是非非。我一身担任。決不牽涉到你身上去。你放心罷。掌班的半信半疑。只得預備行頭器具。召集一班伶人。親和張果帶全入宮。原來這一霎時間。這老郎一身已改由呂祖担任。入宮之後。皇帝也不命唱戲。只命宣掌班和老郎一同進見。先是一番溫諭。口口稱張果爲仙人。務要請他顯出本來面目。就任國師之職。末了見老郎還是不承認。不由龍顏大怒。立命將掌班逮捕入獄。掌班嚇得面如土色。爬在殿下。碰頭出血。呂祖不覺暗暗好笑。因即大聲問道。請問萬歲。怎見得小人便是張仙。皇帝便說是葉法師說的。呂祖因道。願面見法師。問他一個究竟。皇帝聽了。倒爲難起來。因爲法



師說這話時。再三請求不能說出是他所說。此時忽要他出來對證。豈非失信於他。當時怔了一怔。方笑道。卿不必求見法師。法師是不大見人的。呂祖叩頭道。並非小人必要見法師。只因那天下朝之後。回去再四思慮。因甚萬歲把小人當作張仙。當去求見小人的師父鍾山人。山人說道。要見張仙不難。除非葉法師親去終南。以此看來。小人不是張仙。張仙或在終南山上。但須法師勞駕一次耳。皇帝問他。頭先爲什麼不說。直要等朕逮捕掌班。才肯說出來呢。呂祖奏道。剛才因恐葉法師見責。不敢多事。今見萬歲發雷霆之威。若再不實說。一則有逆聖懷。二則罪及掌班。皆小人之罪也。安敢再存畏事之心。自取不測之禍呢。皇帝領首命退。隨卽把葉法善召了上去。呂祖等還在墀下。遙見皇帝指着自已。對他說話。似說老郎不是真仙。真仙現在終南。着他親去求訪。



之意。繼見法善俯伏於地。不知說些什麼。皇帝便有不悅之色。悻然退朝而去。呂祖回至黎園。對張果大笑。說道。師叔。這一口氣。可以出一出了。因把適間情事。說與鍾張二仙。二仙聽了。都笑道。此法狠妙。明兒一早。葉法善必定前來求見。老郎。仍須你去對付他。如此如此。先教他受些跋涉之勞。然後再用如此如此的方法。可以先去見君。用不着他引見。省得他再去討功。呂祖含笑稱是。次日一早。果然葉法善來了。求見老郎。呂祖仍化作假老郎。出去會他。問他來此何意。法善忸怩作色。道。不敢相欺。實因貧道一時失于檢點。不合在聖上面前。說出台駕。卽是張果大仙。那知聖上求賢心切。訪道情深。非要立刻找到張大仙不行。怎奈台駕見了聖上。又偏不肯承認。一言反保。舉我去終南山上跑一蹄兒。如今別話不提。單要請教台駕。可的確知道張仙是在那裏不在。



要是真有張仙在彼。說不得我就跑上這躡。也算爲國求賢。誰說不應訪的。假使到了那邊。沒有張仙。却教我如何覆旨。爲此特來奉求台駕。可看天子分上。對貧道說句實話。不但貧道心感不盡。就是萬歲也感激無涯了。呂祖見他口口聲聲。還是一派刁鑽說話。心想這東西不教他知道些厲害。還當我們都是笨人咧。因也含笑說道。法師太過言重。小人何等之人。敢賣天子分上。就是法師大駕親臨。也是萬萬不敢當的。若說終南山有無張仙。這話。小人也不過聽得敝老師這麼閑說一句。現在敝老師又去天台了。不定幾時回來。小人委實無從打聽。辱承枉顧。小人竟無一言可對。實在心切不安。還望法師海涵爲幸。葉法善聽了。心中萬分光火。暗想。明明你這老傢伙便是張果本身。那裏再去找第二個張果去。但又不敢再指明出來。只得忍着一肚子的氣。低聲





問道。終南有無真仙。這却莫管。但不知果有張仙。我貧道此去。可肯賜見麼。這層萬望台。駕見告。切勿再有推諉。說到這裏。看他急得滿面都是紅光。神情好不惶恐。呂祖見他還是這般放刁。原想再難他一下。後來看他如此發急。心中又有些不忍起來。便含笑說道。說過小人和張仙毫無瓜葛。怎知他見與不見。小人種種稟告。全是實話。怎見得有甚推諉。法師此言。莫非有點不妥。但小人也不敢儘和法師胡纏。法師既這般下問。小人竟就所知。切實奉稟。小人也曾問過敝老師。說。要是當今萬歲派人去請張大仙時。不知這位大仙可肯賜見。敝老師笑說。神仙以忠孝爲本。以匡濟爲懷。要是萬歲御駕親去終南。當然一定是竭忱迎見的。若是派人前去。須看其人誠心如何。如有一毫輕慢之心。奸狡之意。甚或見了仙人。一點不吐真情。還要混搭架子。巧言試探。那麼



不但見不到張仙。即使見到了他。不但不肯同來。還許要給他一個好看。咧。法善聽了。不覺嚇得一身冷汗。恰喜老郎所說。分明告訴自己。只要本人能穀虔誠往見。自然肯與偕來。他得了這個口風。却也寬慰了。一大半。慌忙向呂祖行禮道謝。告辭歸府。過了一天。法善便背負天子聘書。前去終南。在路行程。不止一日。所經之處。都是荒僻難行的所在。也有幾處。必須越山過嶺。方能過去。法善雖有些小法術。可是上不能遁雲。下不能縮地。只好忽輿忽馬。時復步行的。按程行去。有時趕不到宿頭。或是錯過打尖。只得捱飢忍餓。坐以待旦。若遇暴客虎狼。攔途截擊。還得拚着性命。和他搏戰。這等苦楚。就是從前修道之時。都不曾嘗試得幾次。如今身爲法師。作了天子近臣。反要補吃這許多苦痛。辛勞。而且受過呂祖教訓。無論如何。還不敢出一句怨言。真可算他無妄之



災。還不知到了終南。張果是否相見。却看下回分解。

八仙得道傳

第九十二回

五二七



八仙得道傳 第九十二回



### 第九十三回

葉法善虔謁張果老

呂純陽三試白牡丹

却說葉法善吃苦。捱飢受餓。歷過多少路程。經過許多危險。兀自誠誠心心。不敢口出怨言。好容易到了終南山上。此時鍾離權別開呂張二仙。要去海外訪友。便命二仙在京。自己順便代表張果。在那終南山下。化個道童。等候法善到來。鍾離只顧採藥。不去理他。法善却如獲得至寶。慌忙上前爲禮道。小兄弟請了。鍾離回頭一瞧。仍做自己的事情。口中却喃喃自語道。那裏來的野人。統共活了四五十年。敢叫我小兄弟。你給我做灰孫子。還要早個千萬年哩。法善聽了。大驚道。原來還是一位道長。我貧道有話請教。萬乞不吝指示。鍾離把手中器具一丟。問道。你問什麼話。可是京中派人找張大仙來了。法善越發驚駭。疾忙



下拜道。正是弟子葉法善奉當今詔旨。特來聘請大仙。望道長爲我通報一聲。鍾離却不答話。仍是喃喃說道。早知這般恭敬。也不用吃這許多苦楚了。也不曉什麼娘的晦氣。又耽誤了我許多工夫。法善聽說。已知道童譏諷自己。兀是不敢答言。恭恭敬敬的立在一邊。靜候他的回話。鍾離權笑了一笑道。傻傢伙回去罷。人家已老早做了皇上家的國師了。你還呆在這裏做什麼。法善不覺呆了一呆。說道。原來張大仙得知消息。是先已進京去了。鍾離權吓了一聲。說道。什麼叫做進京。什麼叫做先去。後去。他們大羅天仙。如日月照臨。無處不到。與天地同體。有感而靈。說他在京。他也何嘗不在此山。說他先去。也許動身還在你後。光這區區宇宙。什麼大不了的事情。你們跑得一身臭汗。自謂走了千里之路。若從神仙看來。無論相去多遠。只是一步兩步之間。算得什麼。



大事去罷去罷。我真沒工夫和你麻煩了。說罷回轉身拾了器具。又採他的藥去。法善怔了一回。心中忽生幻想。疑惑眼前童子。不要就是張仙。我若當面錯過。益發惹人笑談。萬一他哄我動身。自己又不曾去。豈不將我害死。想到這裏。忽見道童又把器具一丟。哈哈大笑道。告訴你罷。你才這等傻想。真個入了魔道了。天下那有哄人的神仙。你既誠意而來。人家已是鑒你微忱。允了你的要求。已經早在宮中。你要不信。就在此山左近。租下一間茅屋。等候張大仙告老還鄉。少不得還有見你之日。咧。法善聽了。方知張果實在不曾離京師一步。眼前童子。也不知是他的化身。也不曉是他的朋友。只恨自己功力太淺。辨認不清罷了。想到這裏。鍾離又大笑道。既知功力不夠。還不快快回去用功。偏要自誇薄技。做起什麼法師來。不是笑話麼。法善見他事事前知。宛如窺見



自己肺肝一般。不覺惶恐之極。拜倒於地。鍾離又笑起來道。叫你回去。又不走。勸你留在這裏。用功。你又不願。一味和我胡纏些什麼。也罷。我憐你一路而來。辛苦驚慌。也受得穀了。如今送你一陣風。將你帶回京中去罷。說罷。張口一呼。驀地起陣大風。把個葉法善從平地吹入九霄。飄飄蕩蕩。好似脫了綫的風箏。向北吹去。法善嚇得閉住了眼。連手足都不敢稍動。一回兒風勢似乎靜止。身子也好似有了着落。這才睜眼一瞧。咦。這真怪事。不道一個身子。還在自己床上。慌忙四面一望。一點不錯。不是自己府中是那裏呢。這一來。真把他駭得怪叫起來。驚動了外面用人和上房女眷人等。一齊都來查問。見了法善。一個個目瞪口呆。呆。不知所謂。法善的女人王氏。先問道。呀。你是幾時回來的。怎麼不從外面進來。也不來裏面一轉。却先睡在此地呢。法善見說。重把雙目一





閉。自己回想過去種種情景。和方才回來情形。前前後後。想了一遍。忽然把眼睛一摸。向他們問道。我們不是做夢麼。王氏啐了一口道。青天白日。什麼夢不夢。一句話。說得衆人都笑將起來。法善把神思定了一定。不覺有聲沒氣的。命衆人退下。只留王氏在室。把過去的情形。一一訴說出來。倒是王氏明白些兒。聽了這話。笑道。枉恐你也算得有道之士。連這點道理。都看不出來。人家做到大羅天仙。自有無邊法力。廣大神通。以我看來。前後許多事情。全是張仙一人在那裏開你頑笑。他因惱你多嘴多舌。又對他沒有禮貌。所以教你吃些苦頭。如今見你這般忧心。神仙是不肯過分待人的。可不將你一陣風送回家來了。總而言之。什麼癡老。老郎。老郎的師父。終南的道童。總是張老一身所幻化。自頭到尾。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兒。說句爽快話。和你這多嘴先生。鬧這一



陣頑笑罷了。法善仍是將疑將信的。只得整好衣冠。趕入宮去。早見天子。和一位老道。在那裏大談玄經祕笈。咧。這才深信他妻子說話。原有見地。天子見他回來。笑說。倒辛苦你勞動了一趟。法善情知那道人卽是張果。隨卽叩頭道。張道長是來了。微臣却爲了一句饒舌。險些不得回來。再見萬歲。天子笑問如何情形。法善起來。又向張果行了個禮。笑道。萬歲不必問臣。怎樣怎樣。橫豎一切事情。全在這位國師肚子中間。萬歲慢慢的問他。就是了。張果也笑道。又胡說了。就不記得你妻子怎樣對你說來。法善不覺又驚又怕。回身默坐。再也不敢多言。惹得天子也大笑起來。從此張果奉詔在集賢院中安置。每天只在朝中隨班進退。閑時也被召入宮。講些修道玄理。初時狠想天子能彀修心立德。做個聖明之主。縱有劫數。或可挽回一二。無奈這時的天子。玄宗皇帝。初



卽位時。倒也非常勤政愛民。開元之治。後世比於貞觀。到了後來。天下太平。萬民樂業。這位天子。便有些驕淫昏聩起來。到了改元天寶之後。內有寵妃楊玉環。外有倖臣安祿山。勾結一氣。宣淫宮禁。朝中大臣。又多結黨營私。攪亂時局。張果在朝多年。眼見天下多故。劫運已成。這安祿山便是自己所放天平山下老狐。投生他的行爲。也多軼出範圍之事。知道天下不久大亂。既然不能挽救。何必久瀕朝堂。這日下朝之後。便把退休之意。對呂祖談起。呂祖這幾天。却又發生了一件風流妙事。聽得張果說話。因笑道。師叔倒想走了。我却得了一位情人。這幾時正來得要好。一時怎舍得離開京城咧。張果聽了大笑道。神仙也有情人。這可是你作古的罷。呂祖正色道。怎麼神仙不許有情人麼。你要沒甚大事。就跟我去逛逛。才知道我這情人才是真正的國色天姿。值得我



如此鍾情咧。張果因他說得奇突。便道。我就跟你去頑頑來。說罷。就要和他同走。呂祖笑道。且慢。這等香豔地方。你我這樣打扮。可有些不大相宜。張果笑道。原來你還不是拿本來面目和人相見。可見你待人毫無誠意。怎能算得情人呢。一句話。說得呂祖啞口無言。不覺相視而笑。於是呂祖就化了個青年書生。張果便幻爲中年商人模樣。大家出了集賢院。步行而往。走過許多街市。方至一處大院落。呂祖以指叩門。裏面開將出來。乃是一個下人打扮的。一見呂祖。口稱王公子。滿面堆下笑容。十分恭敬的樣子。又對張果也行了個禮。張果笑道。原來你倒有些面子。可惜變做王公子了。呂祖慌忙以目示意。止他莫响。二仙進了門。經過大天井。繞出一條很長的走廊。方是裏面正屋。張仙悄問呂祖。這究竟是什麼地方。呂祖悄悄說道。師叔。不好問得。等回你就知道了。



張仙不覺好生納悶。一回兒走到大廳上。後面走出許多華衣麗服的年青女子。一個個笑逐顏開。叫王公子。就中有一人相貌生得最美。年紀雖然略許大些。而天生丰韻。綽約娉婷。却非餘子所及。呂祖笑對張仙說。這便是小姪的情人。他叫白牡丹。哪。張果聽了。白牡丹三字。又見到這等情景。方知呂祖這一頑。竟頑到勾欄院中來了。心中兀自掌不住要笑。只忍住了。看那白牡丹分開衆人。擠近身來。把二仙一手一人。挽了進去。走過大廳後面。還有一間小小花廳。花廳兩旁全是簾幙。深垂。芬香撲鼻。的綉闥香房。白牡丹把二仙拉入東首一間。張仙抬頭一瞧。見室中陳設。全是極攷究的器具。最令他注目的。乃是妝台邊懸的一付小小對聯。下署回道。人歎不覺手指呂祖。哈哈大笑。呂祖笑道。這有什麼好笑。師叔也太少見多怪了。張仙道。我不笑別的。笑你如此多。



情不怕墮入阿鼻地獄麼。呂祖笑道。牡丹花下死。做鬼也風流。他不叫白牡丹麼。我就情願爲他而死了。張果未答。白牡丹却不容他說這等話。便伸出纖纖玉手。將他嘴把捫住。笑道。人家說話。總要圖個吉利。也沒見你這位公子。口口聲聲總管說死說活。你爲我死。可知我還不肯給你死哩。二仙聽了。不禁哈哈大笑。白牡丹見二仙笑他。禁不住佯羞薄怒。賴在呂祖身上。要和他不依起來。呂祖慌忙告饒道。好姊妹。我這足和你要好呀。怎麼怪起我來了。張仙坐在一邊。見他們這等粘纏。不覺搖搖頭。笑道。這倒真難爲你。居然有此本領。呂祖正色道。這算得什麼。我還請師叔喝會親酒。會了親。今晚小姪就得放肆一次。和這姊妹做些風流之事了。啊。張仙大笑道。罷了。這會親酒。可好請你照顧別人去罷。我這老頭子。夾在中間。沒的惹你們厭惡。呂祖笑道。師叔真乃古



道君子。既如此。小姪就另請別的朋友去。改日再治酒筵罷。大家又說笑了一回。張仙要走。呂祖只得陪他一同出了院。回到集賢院寓所。張仙十分詫異這事。又知呂祖決不是無意之舉。當下笑問其故。呂祖才告訴他道。說起此女。我倆還算是老伴當哩。這人前生叫小金子。姓朱。是我在廬山學劍之前。大家有過那樣一層關係。小姪那時曾有那樣一句話。當面允許他。如今巧在此地相逢。後來學劍成功。何大仙姑還向我開過一陣玩笑。彼時小姪道行淺薄。還當他是戲言。如今却知道修道人真不能輕易允許人家什麼的。爲了那時一句話。真個便欠下了一注孽債。偏偏小姪到了京師。這女子却又二次轉生。落在勾欄之中。小姪見他體顏神情。語言聲氣。和他前生一式無二。不期心中爲之一動。立刻又記起仙姑的話來。默地一算。可不是。這人倒真有些大造。



化。該在我手中脫度。因此我便預備趁這空兒。將他提拔一番。也不枉他前生和我這一段緣分兒。張仙聽說。這才恍然大悟道。我就料你終有些子道理在內。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兒。那就不怪你和他做起情人來了。呂祖又道。不瞞師叔說。我已試了他兩次了。第一次。是試他這人良心如何。因他在幼年時候。就有挾持生母狠辣的辣手段。這等心腸。就非人情所宜。但那時他爲自衛計。却還情有可原。我便和他打得狠熱一天。裝着急病。要死。看他哭哭啼啼。請醫問卜。那樣子真是狠誠懇的。張仙聽了大笑道。你上當了。這等地方。那有真心待人。他那啼哭着忙。看是非常懇切。其實還是一種灌迷湯的手段罷了。呂祖不等說完。就搖頭笑道。師叔太克己了。這等妓女手段。只能哄得別人。若連我們神仙。都可以騙得過去。那就……那就……說了兩個那就。張仙又接





下去笑道。那就什麼。那就成爲神仙中的妓女了。一句話。引得呂祖大笑起來。又道。第二次。我又設法試他的胆量。可有拚得性命的決心。這一試。居然也使我非常愜意。今後我就要舉行第三試了。張仙笑道。你這也不是神仙度凡人。也不像公子玩妓女。倒是國家考試人才了。我倒替你耽着一件心事。似你這種方法。在你自謂別有苦心。單怕千秋萬世之後。後人把你的意思。以訛傳訛的。變個樣兒。竟會說呂純陽三戲白牡丹。形於歌曲。扮爲戲劇。白髮老嫗。黃口穉童。當作神仙風流的豔史。永遠傳說起來。看你可能受得受不得。呂祖笑道。別人是不會這樣胡鬧的。除非你這位師叔。要鬧起我小姪的頑笑來。只要你一句話兒。流傳下去。馬上可以變三試如三戲。好在小姪只抱實際利人的宗旨。本身名節。但求本心無媿。好歹都非所計。再說風流神仙四字。何等



雋好。神仙難得風流。風流之人。安得成仙。今小姪竟能以神仙而風流。風流而兼爲神仙。豈非自有神仙以來第一佳話麼。小姪倒也非常願意領受這個美號咧。張仙大笑道。好好。我一定成你之志。替你揚個風流之名於後世罷。說得呂祖也大笑起來。後來八仙聚會。張仙把此話說與大眾聽了。其中藍采和最頑皮。韓湘子也好耍。竟替他造下一段神仙趣史。名爲呂純陽三戲白牡丹。內中大致說呂祖生性瀟灑。是神仙中最風流不羈之人。曾在洛陽遇妓女白牡丹。呂祖見而悅之。遂與交好。呂祖係純陽之體。能久戰不洩。白牡丹亦風塵健將。既愛呂祖之貌。復賞其房事之勇。相交頗得。但終疑其不洩之故。後何仙姑、藍采和、韓湘子等雲游至洛。聞知其事。遂化爲凡人。對白牡丹說道。你所交之客。可有異於常人。白牡丹正因心有疑惑。苦於無從探問。既見三仙問。



及卽行舉實相告。三仙因對他說明。此客係呂仙化身。如得他洩精一次。當可得度。白牡丹急求其法。三仙因教以交合之時。在呂仙脅下。用力摳住。勿令避開。如此便可使他一洩。白牡丹如言試之。果然。呂祖驚而一算。方知被三仙捉弄。還喜他是純陽之體。不生何種影響。若遇他仙。真將墮入輪迴了。呂祖因白牡丹能得自己之精。雖出三仙教導。究竟不算無緣。便度他出世。成爲地仙云云。這原是韓藍二仙一時游戲之作。而後人則竟信爲真實。果如張仙所言。形於詩歌。扮爲雜劇。弄得婦孺皆知。而呂祖之風流神仙。乃真爲世所豔稱。其實內中情節。顯有不通之處。在同道中互相戲謔。原無不可。若出之凡夫之口。非但不敬。亦且爲通人所笑。甚無謂也。因此後人又有三戲白牡丹爲另一呂洞賓。與呂祖無關之說。以相糾正。此說自具苦心。未可厚非。但終非根本。



糾誤之法。惟本書作者。從許多祕籍中探考而得三試故事。兼知訛傳三戲之故。亟爲詳述其事。庶幾從今後不致再有那種誣聖不敬的傳述了。再說呂祖把兩試白牡丹之事。告訴張仙。張仙問他三試之法。呂祖笑道。這等事情。要隨機生發。那有一定之理。如今要請教師叔怎樣脫離朝綱呢。張仙太息道。自我入朝。任當今國師以來。轉瞬在陽世過了廿多年了。眼見天子昏淫日甚。請了我來。除了高興時候。談幾句空言無補的道經以外。便是請我頑些巴戲。給大家玩笑一陣。其中更有一事。使我萬難再留的。那個狐兒投生的安祿山。竟然瀆亂宮闈。幹出許多猥鄙之事。天子不明。反把他當作乾兒。種種可羞可恥之事。使我萬萬看不過去。忍不下去。照我本心。恨不得將他立刻處死。問他從前如何說法。怎麼一入人間。就這樣肆意妄爲起來。但他既應劫而生。我



又如何去收拾他呢。好在我本早要脫身。還是趁早走開。不見不聞。倒也干淨。賢姪。你看此事如何。呂祖聽了。神機一運。笑道。師叔可曾算過。幾時可以回山覆旨。張仙道。倒還不曾推排到此。呂祖笑道。小姪已替師叔算準。大約三五天內。必可離朝下野。但須收一徒弟回去。師叔放在肚裏。自有速驗。張仙聽了。也沒說什麼。未知呂祖如何。三試牡丹。張仙何日回山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八仙得道傳 · 第九十三回



## 第九十四回

倒騎驢背果老顯靈應

追償俗債呂祖度情人

却說唐明皇自請得張果大仙爲國師之後。先時倒也虔心誠意的請教些玄門大道。後來惑於酒色。連國家大事都懶得顧問。那裏還有修仙了道之心。只因張仙有許多神奇聖蹟。每值高興時。就將他請來。頑些巴戲耍子。有一次明皇因見張仙騎的驢子十分神駿。張仙每次出門。總是倒騎而行。甚以爲異。特請他騎驢入宮。在那御花園內游騁一番。張仙本忠孝之心。對於天子。無時不存敬畏。天子之命。自然不敢有違。當下奉詔入園。先在各處倒騎驢子。兜了一個大圈兒。他這驢子也奇。並不要他回頭指導。自能順他心之所至。忽快忽慢。按程跑去。從來不得有誤。跑了一回。天子宣他人宮賜宴。命將驢子繫在園內。喂以食



料張仙辭道。臣驢向不用食料。至多賜水一盃足矣。天子准奏。命內侍牽去飲水。一面設宴與張仙對酌。談了一回。天子託故辭開。命羣臣陪宴。自己却悄悄跑去。看那驢子。據內侍奏稱。驢子飲了一盃清水。便不肯喝了。天子卽命賜他喝酒。內侍扛上一大罈陳酒。給驢子喝。驢子喝得一口。覺有異味。便不肯再喝。天子怒道。他不喝酒。就將他砍了。驢子聞諭。并不要內侍強灌。竟自抬起頭。兩足捧罈。汨汨如流。把一罈好酒。一起喝了下去。立刻跪着。舉起兩隻前腿。向天子作拜謝的形狀。天子大喜。正要獎賞他幾句。不防驢子酒性大作。身子一軟一軟。癩洋洋地。向着側邊橫倒下去。內侍連連喝他。也不起來。踢他一脚。也不動彈。却聽得拍的一聲。好似踢在紙壳兒上。天子大異。自己走上前去。連踢兩脚。也是托托兩响。真和踢在紙質製成的物件上頭一般。不覺又奇又





笑。再瞧那驢子時。却已橫挺在地。兩眼白瞪。氣息毫無。原來已是壽終歸天了。天子此時倒也有些慌張。忙問你們瞧瞧。可有救沒有。要如沒救時。趕快將他埋了。等回老道查起來時。就說逃走了罷。不要對他說出真話。使他瞧得我們都是好頑的孩子氣。一語未了。一個內侍已將驢子一手拉起。怪聲大叫。這驢子是假的。是一頭紙驢子。天子也吃了一驚。定睛一看。可不是真是一頭紙糊驢子。不覺哈哈大笑道。這老道恁地會頑。拿這紙糊驢子來哄人。要不是灌他這一罇好酒。險些都上他的當。你們把這驢子帶着。隨朕同去問那老道去來。於是天子在前。衆內侍在後。拖着那頭紙驢。一直到張仙面前。天子笑道。你這老道。好會哄人。怎麼把一頭紙驢子。騎進朕宮中來。張仙慌忙俯伏奏道。臣所乘本係紙驢。賴臣些小技能。混充真驢。經陛下醉之以酒。酒醉則真相。



畢露。猶之世俗所稱。紙糊老虎。望之若真。未嘗不可欺人於一時。決不能持於久遠。所以天下事。惟真爲可貴。虛僞之事。不足道也。天子聽了。笑道。卿可謂善於諷刺。請問紙糊老虎。也能使之行動否。張仙奏道。總是憑藉一點道法。虎之與驢。有何分別。天子卽命用紙製成一虎。令張仙試之。張仙奏道。不必製成。卽隨意取白紙一幅。加以咒語。立可成虎。天子大喜。立令試爲。張仙取紙入握。盡力揉搓。了一陣。念念有詞。撒手放去。喝聲疾。只見一隻斑斕猛虎。張牙舞爪。在殿下跳着。天子恐他上來。急問此虎可能傷人。張仙奏道。紙驢既能行路。紙虎安見不能傷人。天子心中害怕。忙道。卿道法高明。神通廣大。真是可佩可敬。如今請將此紙虎收起。免他野性發作。誤傷人命。張仙道。有臣在此。何懼假虎作祟。說罷。揮手作勢。紙虎立仆。天子和衆臣明明都見虎雖死。還是虎的。



形狀。張仙却說已變回一團白紙了。此外惟葉法師也能瞧得出是個小小紙團。張仙不禁一笑。親自收回。放入手中。又輕輕攤了開來。這才完全回復了一張白紙。又一次。天子聞他酒量極好。有心將他灌醉。便於酒中置藥。強令飲滿十壺。張仙跪奏。臣量實小。過飲必致失儀。陛下必賜一醉。臣有徒弟。可以代飲。如蒙恩准。卽召來面試。天子問弟子安在。張仙向天一招手。卽聞砉然一聲。一清俊小道士。自殿角飛下。宛如鳥墮。天子大喜。召問數語。對答從容。儀節嫻熟。天子甚愛之。卽命賜酒。道童一氣連飲十壺。毫無醉容。再賜十觥也。一氣喝乾。天子笑道。可將後宮大鑊御酒取來。看他可飲得完否。張仙慌忙跪奏。不可再賜。賜則必醉。醉必失儀。此不過博龍顏一笑爲歡。一致失儀。便爲亂性。反非微臣爲陛下解悶之本意了。天子不允。仍命去取。道童忽仰仆於地。張仙



忙道。這孩子如此不懂規矩。惟陛下幸恕之。一面說。一面亟以巾覆之。一回。內侍稟稱。御酒一大罈。連罈失蹤。天子怒道。宮闈重地。焉有失物之理。立命重究。張仙跪奏道。請陛下息怒。罈在小臣巾下。天子大驚。命內侍啓巾視之。那裏還有什麼道童。只有盛酒的罈。蠹在那裏。倒出酒來。一量。剛才道童所飲的二十壺。一滴不少。完全在內。天子不覺大笑。又一次。天子對高力士說道。朕聞飲葶而不苦者。惟神仙能之。高力士湊趣道。可令張果一試。天子即命取葶和酒。以賜張仙。張仙飲訖。不覺醺然道。這是什麼酒。好像有些異味。天子見他飲醉。即令設榻於宮。着內侍扶他去睡。次日起來。齒牙都變成黑色。張仙笑了笑。舉手中如意。輕輕一擦。立刻回復潔白之狀。又一次。隨天子出獵。得一大鹿。天子命烹來下酒。張仙道。此仙鹿也。壽已千歲。昔漢武帝元狩五年。畋上林時。



得之。不意至今尙在人間。天子笑道。有何爲證。張仙道。武帝得而放生。以小銅牌掛在鹿左角上。天子命驗之。果有二寸長銅牌一方。不過字蹟模糊。不可辨識。天子乃命在鹿的右角。再掛一牌。仍放他去。天子因此格外贊賞他的博學。張仙在朝廿餘年。見天子對他。不過頑頑巴戲。尋尋開心。於時政得失。人民疾苦。絲毫沒有裨益。因此幾次求去。天子竭意慰留。不肯放行。張仙本是八仙中最拘謹的人。見天子如此相待。又不敢固執求去。更不忍不別而行。此時呂祖仍在他的寓中。昕夕不離。因此張仙屢將爲難情形告訴呂祖。自從那天同游勾欄院回來。張仙又提起歸山之議。呂祖替他推算。說他至多還有幾天俗緣。俗緣一滿。便可如他的志。還可得一好徒弟。張仙見他這般說法。自己也不再推算未來。誰知天子因他屢顯靈異。久欲知其出身。問之再四。張仙終



不實對。他的意思。是深怕說出本來面目。未免駭人耳目。有玷物議。倒也不是慚愧。出身非類。惹人笑談。天子既不能得他實對。便中和葉法善說及此事。法善先不肯說。天子有心激他道。你身為法師。張果又是你所引進。如何不知他的出身。可見你這法師。也是有名無實。一點道行都沒有的。法善經這一激。禁不住滿面緋紅。發起極來。說道。臣焉能不知張國師。但恐國師知道是臣饒舌。必將致臣於死。那時陛下可肯替臣代求國師。請他不要為難。天子笑道。言出你口。入朕耳。朕但自己明白。又不告訴別人。國師如何知道。法善道。陛下太輕視張國師。國師是有數金仙。我等一言一動。他都曉得。何必人家傳與他聽呢。天子道。卿放胆說來。國師如利你作對。朕必替你挽回。法善方說。他是混沌時候。一個老鼠。如何苦志修煉。怎樣變成蝙蝠。怎麼又修成人體。修成仙



道。元元本本。說得很是詳盡。天子正聽得津津有味。忽見法善大叫一聲。口吐鮮血。仆於地上。口中大叫國師饒命。國師恕罪。天子也爲驚駭失措。慌忙代爲求情。又命內侍攙扶法善。向空叩首。方才止定吐血。踉蹌踉蹌。出宮回家。血雖止定。身體兀自苦疼。倒是他的妻子能幹。勸他去見張仙。自陳罪過。并拜他爲師。跟他修道。如此可得他慈悲。不但性命無憂。還有成仙之望。法善聞言。大悟。扶病求見張仙。照他妻子所說辦法。苦求張仙。張仙知他意忱。又因他自本人就任國師以來。頗能謹飭廉潔。未有不法行爲。又愛他的聰明。認爲可以造就。便答應他。收爲徒弟。從法善說破他的出身。這天爲始。天子怕張仙心中不悅。有幾天不敢宣他。呂祖對張仙笑說。小姪之言已驗。師叔要走。是個絕好機會。爲何又不說走了。張仙笑道。我那一天那一時不想走。一則等你試完。



白牡丹之事。二則如何走法。還沒想定主意。呂祖笑道。告訴師叔。小姪的考試官已辦完了公事。專等師叔榮行。馬上一同出京去也。張仙笑道。因甚這般快捷。你却把試題先對我說。然後再將他做的文字告訴我聽也。讓我評論評論。你這考試官可有偏心。呂祖笑道。那還不是一件極容易的事情。小姪就從那天對師叔談起白牡丹的身世和來歷之後。隨卽又到他家。先和他談些風花雪月之事。看他並不十分有興似的。不過見我談得起勁。不能不隨便敷衍幾句。到了晚上。我倆並睡一床。他忽然說起年華已大。容色垂衰。勾欄中非久戀之地。長此以往。真有不堪設想之虞。說到這裏。便哀哀痛哭起來。我便進一步對他說。便給你跳出火坑。嫁與一位知情着意。既富且貴的少年公子。試問有幾年上好風光。等得大限到來。雙目一閉。還不是與草木同腐。又有什






麼興味可言。他聽了我這說話，似乎十分勤念的樣子。睡到半夜，我暗暗留心他，總是翻來覆去。唉聲嘆氣的，不曉他想點什麼。那時我却假裝酣睡，不去理他。不道他鬧過一陣，忽然把我這身子捧將起來，拚命撼動。我便假作醒來，問他作什。他問我的話，真教我又奇又喜。原來他因有感於我的說話，忽地轉了個修道之念。因我曾對他說，認得許多仙人，所以求我說出仙人在什麼地方。他要親去找到仙人，求他們收爲徒弟，情願拋棄紅塵，永入玄門。我見他忽然有此知覺，如何不驚。如何不喜。當下隨便敷衍了他幾句，隨即送他一個小小枕頭。着他照常安臥。一夢醒來，未到天光，他忽大哭而起，拜倒床上，口稱師父。苦求脫據他自述夢中情況，說已歷盡人生艱危困苦，富貴繁華的景象，覺得度起來，人生趣味，愈加不足留戀。修道之心，愈益堅決。最可怪者，他就



因我的枕頭有些靈異。再回想到我以前種種勸導之談。居然認得定定的斷。準我是神仙。看定我爲度他而來。這等知慧。還了得麼。到此地步。我也憐他一片盹誠。哀他處境危險。慨然允收爲徒。方把他的前生和本身來歷說給他聽。就在這第二天用法送他出院。一陣風攝出京城。着他步行到終南山去。如今看他可能走到終南。毫無悔心。果能誠心精進。不憚艱苦。等他到終南之日。我自另有布置。將他栽培一番。大約五百年後。許有些兒造化也。張仙笑道。這也不過盡盡人事而已。其實他既有此覺悟。又得你這樣好的師父。將來必可成仙。何必還要再試三試之後。再給他一個最後的大試呢。呂祖大笑。又道。師叔尊論。確是不錯。但一個平常女子。僥倖得遇我輩。一念之聰。便令成仙。不教他先經一點危險辛苦。未免忒便宜了他罷。張仙也笑道。你難道不念這



幾時同床共枕之情麼。呂仙又大笑不已。談了一回。張仙又議如何走法。呂祖附耳低言道。如此這般。就一點不落痕迹了。張仙聽了。拍手稱妙。過了一天。天子終念張仙三天不朝。心中懷着鬼胎。怕他不悅。又怕他回山。當派四個內侍。將着旨意。賜他許多珍奇佳果。那知張仙病的正凶。內侍到門。下人回說。國師病重。不能接旨。內侍丟下賜品。回去。奏聞天子。天子大驚。問法師道。神仙也會生病麼。此時的葉法善已做了張仙徒弟。早知乃師之意。因對道。神仙與常人總是一般。自然也會生病的。天子正要再派太醫前去診視。忽得奏稱。國師業已逝世。天子大爲驚異。便和葉法善等。一同駕臨集賢院。吊唁。當有院中諸臣奏請回鑾。說國師死後。身體已腐。臭穢不堪。恐傷聖躬。乞中止吊唁。天子益發疑惑。說平人死了。也不得立刻腐爛。何況國師。究竟是仙體。焉得如此易。



朽吩咐法師代朕致祭。并要隨時留心國師是否真死。抑係假裝病亡。以便私歸道山。得了實情。奏與朕知。說畢。回宮而去。葉法善只得和一班集賢院同人。并公卿前來吊奠的。大家料理張仙身後之事。棺殮既畢。抬出門去。據抬棺人說。棺木和平人一般沉重。天子得知了。方信張仙真死。直到後來。安史之亂。天子蒙塵入蜀。途中親見一位神仙。自天而下。向天子叩首三下。轉眼不見。呈上玉匣一緘。啓而視之。內述亂事因果甚詳。并言皇帝不久可回京城。伏乞珍重龍軀等語。內附昔年天子所賜玉如意一柄。而不署姓氏。天子疑神仙必張果所托致書者。則張果未死。必無可疑。回鑾後。命人掘棺視之。乃瘞一竹杖耳。未知張果假死之後。究去那裏。尙有什麼奇事。請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九十五回 攻異端文公黜道教 降霖雨湘子顯神通

却說韓湘子投生韓府。轉瞬已是十多歲了。當他五歲上頭。他父親韓會。見他聰明出衆。因對兄弟韓愈說。湘子這孩子。天姿很好。看來可望成才。須請個好好先生。教他讀書。韓愈聽了。便四處留心。陸續聘到幾位名宿先生。專授湘子一人。不料湘子生有宿慧。無論什麼經書。經不得他的眼。一經過眼。不但朗朗成誦。而且不煩先生講解。自能悟澈其中深微奧妙的理旨。有些地方。往往先生所引爲難講難明的。湘子偏能引經據典。旁徵博討。說出一番確切不移的大道理來。弄得幾位先生。一個個自歎不如。教過一年。第二年便不肯蟬聯而下。因此到湘子十二歲時。已經換了四五位有名先生。這年冬間。又因先生辭館。遠近



數百里內。聞得韓家公子。是真正神童。便是平日自命不凡的老師宿儒。深怕跌翻在這位神童手裏。壞了他一世才名。誰也不肯輕易前來嘗試。請了多時。竟其請不到一位名師。韓會不覺對韓愈笑道。看來今世號稱名宿。本領都不過如此。怎麼一個個弄不過一個小孩子呢。韓愈正色道。兄長別這麼說。小孩子家。憑着些小聰明。略得一二皮毛。湊巧給他說着幾處古人的漏洞。也還不知他見解的是非。兄長怎便把他看得如此了不得。至於以前請的幾位先生。據小弟所知。如某某幾位。實在是有大學問。大本領的。他們的聰明姿稟。或者不如湘子。若論真才實學。不說別的。單道他們螢窗攻苦。這四五十年。無論如何。決非孩子們三年五載。一知半解的工夫。可能比擬什一。他們所以辭館的原因。或者自顧精神不濟。深怕誤人子弟。或者湘子自恃聰明。不免有



些狂妄自大之處。他們瞧在你我老弟兄分上。又不好說出真情。反傷賓東和氣。可不說句客氣話兒。大家分手了事。兄長如何竟這般深信。湘子才學勝過一般名宿起來。這等說話。萬萬不好使孩子們聽見。本來年輕輕兒。不知天高地厚。一旦聽得你做老子的。如此獎譽。還有不狂放自尊。眼高於頂麼。到了這個地步。兄長啊。只怕他這一點聰明。不爲福利。甚或應了孟子所言。益成括一流人物。不但非孩子之福。也恐爲韓門之禍呢。韓會聽了。嘿然不語。但是三冬將盡。轉眼開春。湘子已在要緊攻學之時。一時三刻。找不到一位先生。却終是一件困難問題。弟兄們時時說起這事。都覺非常爲難。誰知這年臘底。忽然來了一位青年。投刺請見兩位大人。老兄弟倆見他名刺上寫着呂谷朋三字。大家記了記都說。不曾有這們一個朋友。一同整衣出見。見這人年不滿



三十面如冠玉。脣若塗硃。英俊不凡。軒爽出衆。兄弟倆不由都吃了一驚。似覺有生以來。入世多年。不曾眼見這般俊雅人物。心中這般想。面上就不知不覺露出十分欽愛的意態來。接談之下。方知這人是個不第秀士。自信學貫天人。既不能入主司之目。也不再作登選之想。一向只在各顯家教讀爲業。今聞府中公子。非常聰明。多少名宿。都知難而退。如今竟還請不到一位適當的師傅。小子不揣其愚。以爲不世之才。當有出塵之士。爲之師長。方能日進無疆。不難成爲通人。小子不敏。竊不自謙。敢效毛生之自荐。還請公子先來一見。如果不蒙信重。還當卽刻引退。不蹈以前諸先生之覆轍也。二公見他語音清朗。氣概非常。已知此公必是大有來歷之人。一面和他敷衍着。一面就把湘子召來。着和谷朋相見。此時韓會心中惟恐湘子或過驕妄。以爲多少老師宿儒。





尙且被我難倒。何況這樣一位青年之人。萬一當面搶白幾句。倒不成個意思。那知湘子一見谷朋。先作一番打量。隨即上前。含笑一揖。不知不覺。拜了下去。連叩幾個頭。口中說道。這位才是我韓湘子的先生了。老弟兄倆見了這番情景。不覺大爲詫異。因笑對谷朋說。這孩子人倒聰明。便是性子太倔強了些。每次請來的先生。總不曾見他如此心悅誠服的樣子。谷朋接笑道。不羈之才。當有特殊的教法。或者以前幾位老師。雖然久擬皋比。却不曾教過這等特別聰穎的學生。他們把公子這樣的人才。也當作普通子弟看待。施以同樣的教授。這就無怪格格不入了。韓會因請谷朋考驗湘子的學業。實在順便還是想看看先生的本領。谷朋豈不明白。當就湘子平時所學的功夫。隨意和他談談。湘子曰。謂這些都是極淺近的學問。那知一經谷朋指導。纔覺本人所知



所解真不過一種皮毛而已。凡是谷朋所說的深微之理。不但以前幾位先生所未曾說及。就是湘子自負聰明到了不得。覺得此等理解。爲前此夢見所不及。不覺心胸頓開。喜笑道。何如。我不是說這位才是我真正的師傅呢。他說的都是極平常的道理。總覺我自己一句也說不上來。這就可見先生的真實功夫了。韓愈本來最怕湘子好作聰明。淺解經書。把古人著作。看得太過容易。如今得谷朋這樣一來。第一好處。就是能使湘子識得讀書的艱苦。以後不敢再以一知半解。自欺欺人。當下他心中也就非常滿意。就此三面言定。把谷朋先生請在家中。一連教了三年。湘子不但學業猛進。而且人品也謙厚。規矩了不少。此時韓會已經去世。韓愈本來對於這位先生。可算佩服得五體投地了。誰知後來却發現了一件事情。使他大不滿意的。只因湘子自從谷朋讀



書以來。專一喜歡研究些學道之書。有時還講究什麼打坐咧。內功咧。又是什麼金丹咧。什麼大道之類。這樣一來。便把個韓愈氣得說不出話來。他本是翌衛孔教。以傳道繼續自負的人。眼見家中子姪們。竟趨入異端一流。教自己安能再服別人。可是等他發現這些情形時。已在三年之後。據湘子自己說。已把一點靈苗。完全放在道門中。馬上就要離家修道去。韓愈大怒。親自執着大杖。訊問湘子。這等學問。是誰教給你的。可是那位谷朋先生。傳授於你。湘子也不懼怕。竟自岸然說道。三教都是聖道。怎見得儒佛兩派。必定是異端之學。叔父詆毀佛道兩家。是因眼見世上的和尚道士。祇會作惡騙錢。一點不懂學理。所以痛惡深疾。到這般田地。其實這批東西。正是兩教的賊類。不但爲孔道所不容。就是佛道兩教中。也並不承認有這一類假冒招牌。藉名乞食的東



西叔父若能平心靜氣。把兩教真正的奧義微言。玄經祕籍。稍加一番研究。便知此中至理。還有爲儒家所不能幾及者哩。韓愈聽了。氣得拍案頓足。大罵湘子無君無父。是夷狄禽獸之輩。又說。這都是那個什麼呂谷朋教的好書。當初我原有些疑心。爲他效那毛遂自荐。不待人請。送上門來。從古到今。那有這等苟且自輕的先生。也因你這奴才。多少好先生。看不慣你的狂妄相兒。一個個被你攆走。沒奈何。就將這人留下。暫時試用一下。可也不曉這人是何來歷。曾在什麼人家。做過西賓。糊糊塗塗地。將他一留。就連了三年之久。怪我這幾年來國事縈心。總沒工夫。來調查你的學業。不料你竟不自愛至此。一步步走入歧路上去。雖說教授之責。屬於師傅。但你是那麼倔强不法的脾氣。多少正經規矩的先生。被你得罪了去。偏偏對於這等邪說詖行。誤盡青年的妄



人。你又那麼恭而且敬的事。服從起來。可見畢竟還是你這奴才自己。太不學好的緣故。從今爲始。你要做我韓門令子。須聽爲叔指教。把三年來所學的異端之學。完全丟却。不但不許出諸口。簡直不准再去想他。一想。好好兒用起正當的功來。好在年紀還小。出去攷功名。還早得很。咧。你又有那樣天姿。只要再加三年苦功。着實來得及哩。要是不然啊。我韓門中。果然不配有你這等子孫。就是我堂堂華夏。也沒有你這種邪人。不但我這府中。不配你住。連這四海之內。率土之濱。也非你所能立足。真正只有投畀有北。投畀豺虎。不與同中國的一法了。湘子見他說得如此厲害。心中也是不悅。因微微一笑道。叔父便把道教。看得如此不堪。把姪兒當作什麼十惡不赦之人麼。老實告訴叔父。叔父雖瞧不起姪子。姪子却奉了師父法旨。因知叔父乃玉皇殿上捲簾大



將冲和子獲罪謫貶。姪兒如要成道。第一次先度脫叔父。方可升天受職。咧。叔父。你知道我師父是什麼人。諒叔父專心要繼傳孔道的聖人。或未必知道道教中幾位重要金仙。但姪兒却不能不對叔父說一聲兒。原來姪兒現在這位師尊。正是道門中最負聲望。好比孔門中顏曾孟荀一流人物。他姓呂。名宕。字洞賓。谷朋二字。便是洞賓之隱謎。叔父啊。這位呂先生。才真的是天上有數的大羅金仙啊。湘子正想把呂祖出身和他修道始末。得道時期。并三年來師弟授受情形。報告韓愈。不料韓愈聽到上面這幾句話。已經氣得掩住雙耳。沒日子只喊壞了壞了。這廝瘋了。這廝瘋了。一面把書案拍得怪響的。叫請師老爺來。湘子見他氣得這付情景。不覺萬分好笑。忙攔住道。叔父。不要性急。我那呂師父。他早已算準我們師弟合於今日分手。叔父此時派人去請他。只



怕也嫌太遲了。韓愈不信。催那批下人快到書房。要是師老爺在呢。馬上請他同來。下人們應聲要去。不料承值書房的書僮忽然跑了來。和這下人劈頭碰個正著。韓愈叱問書僮來此作什。書僮趕上幾步。呈上一封書信。乃是呂師爺留別韓愈的。韓愈心中却才有些奇怪。慌忙拆來一瞧。內中大致說。令姪前生本是天上金仙。爲因罣誤公事。被謫湘江岸上。伊本是白鶴修成仙體。此時仍爲鶴體。謫期屆滿。合由本人與業師鍾離雲房。共全收錄門下。因此送他轉入陽世。再行修道。方可度脫升天的。歸他的本真。又說韓愈前生之事。却和湘子所言一般無二。末了。方說湘子生有夙慧。修爲頗易。三年之間。已通玄理。如今卽應早離家室。速赴名山修養。二十年後。可以小成。三十年後。應由他親度叔父成道。此下還有幾句告別之語。韓愈見了此函。氣得說不出話來。雙



手一扯。把那信扯得粉碎。可然作怪。信紙碎而復合。仍如原狀。韓愈見了越駭越怒。大罵妖道。既誘吾姪。怎敢和我開玩笑。吩咐下人。趕緊取火燒燬。下人遵命。點火來燒。明明見得烈燄紛騰。紙成灰燼。四散飛開。但是轉眼之間。一張信牋。依舊平平正正的。放在案上。韓愈不覺仰天大嘆道。妖人作祟。總是我德薄無能之故。也是我韓氏家運太蹇。好好的子姪。竟被妖精引壞。事已至此。還問這奴才。如今打算怎樣。要是深信妖人。一定要趨入異端呢。與其將來流毒中原。貽禍後學的。確還是早早請你出去爲是。我既不敢留你在家。爲名教之罪人。祖宗之叛子。也不忍由我叔子之手。將你送去。有司衙門懲治。或將你驅逐到夷狄之外去。好在你有仙師提拔。本來預備出家。還是請你自便罷。倘使你心目中還有我這叔父和你的父母祖宗呢。就該聽我方才教訓你的。





說話趕緊把心思擺一擺正。神知弄一弄清。再休講那些邪說。說行。好讀起聖賢的經傳來。那便是我韓氏祖宗的好子孫。是我神明華夏的好百姓。將來應試成名。榮耀宗祖。還是小事。我還望你能毅助成我這番翊聖衛道的大事業。是非去取。你自己審擇而行罷。說了這話。也不再取那信氣。吁吁地走了去了。湘子當夜草成一封長稟。內述自己修道之志。並望將來叔父也能及早回頭。免墮浩劫。情詞異常的懇切。寫好之後。放在書室中。自己却悄悄別了家門。竟去嵩山修道去了。這邊韓愈將湘子一頓痛斥。回到內宅。還是怒氣不息。他夫人問起緣由。韓愈把這事大略說了一回。夫人不覺埋怨道。大伯去世。大房只此一子。大姆愛如珍寶。從前大伯罵他幾句。大姆還要啼啼哭哭地鬧個不休。如今你將他這般訓斥。這孩子有些獸性。他在這兩年中。和那位



呂師父真是頃刻不離。萬分親熱。每逢放學回來。見了人。常論說他這位師父。真是大羅天仙。說得那麼有神通。那麼好學問。自己從他讀書。將來穩穩也可成仙。還說什麼叔父。雖然有功儒教。但他前生乃是靈霄殿上有職仙人。將來少不得仍要歸入道門。到了那時。還得他來引你入道呢。這等說話。我們是聽得久了。大家都當他是孩子說話。那個去理會他。直到今年來。才見他有許多事情。確實做得奇怪。他會平地升空。游行雲霧之中。又能鑽身入地。瞬息不見。據說。這等都是那位師父傳授他的。可這算不得什麼。不過是神仙一種小玩藝兒罷了。於真正性命之學。利不老長生之術。金丹大道之用。是沒有多大關係的。：夫人說到這裏。把個韓愈愈加急得頓足拍案起來。反把夫人訓斥了一頓。說他不該隱匿至今。養成他的劣性。一頓罵。倒把夫人要勸的。



話都說不下去了。韓愈心中想道：這孩子年紀究竟還小，受了這頓教訓，好在他那師父又走了。今後還得我自己費些精神，好好管教一番才好。自己沈思了一回，因有公事，便出去了。去不多時，忽得湘子出家的消息。這才把他嚇出一身冷汗，急急忙忙，趕回家門。家中已經鬧得沸反盈天。此時的韓愈，幾乎成爲全家的矢的，弄得一位輔翼名教文起八代的一朝大儒，除了捱譏受責，唉聲歎氣之外，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了。從此韓氏一家，便時時陷於悲慌憂苦之境。直到三年之後，湘子託了一個鄉人，寄回一封家稟。大家才把重重愁雲，稍許撥開了些。再過十餘年，湘子得雲房先生傳，賜天罡美彙一書，揣摩簡鍊。五年而通其大意。適呂祖降臨嵩山，命他下山點化叔父。湘子道裝打扮，駕雲到了京師，回家拜母徐夫人。夫人見了湘子，宛如天上掉下一個活寶。



湘子跪進丹藥。母嬖各一。此時兩夫人都已五十餘歲。衰弱多病。自服此丹。精神轉健。比年輕時更好。湘子見了叔父韓愈。還是一派盛氣。問他在外學了些什麼。湘子大略說了幾句。韓愈大怒。命人把他道衣剝下。湘子絕不抵擋。由他們用力剝卸。不料那件道袍。好似生在皮外。黏附身體一般。剝了半天。連帶子也解不下來。正在大吵。忽報聖旨下來。乃是天子因亢旱病民。派韓愈前去社稷壇祈雨。韓愈不敢遲延。衣冠而去。湘子笑對母嬖說。叔父這樣求雨。便求個三年五載。也弄不到一些雨水。嬖母却信他的道法。因說好姪子。既這麼說。姪子可去幫助叔父。作些功德。也教你叔叔可以相信你的道法。莫再和你作對。可不是好。湘子搖頭笑道。幫助叔父是姪子應分之事。若說要叔父信道。那却說得太早。據我看來。至少還得十年八載。咧。說畢一扭身。身影俱杳。那



韓愈正在壇上。一秉虔誠。求天叩地。希冀早降甘霖。不料從早晨求到午後。不但雨水不見一粒。連黑雲也不曾見過一片。依舊是火傘高張。陽威炙體。心中正在焦躁。忽見一個齷齪道人。千于而來。立在台下。儘向韓愈訕笑不已。韓愈心中正沒好氣。立命把這道人抓來。兩旁兵役一聲答應。將道人捉上台去。韓愈問他甚事好笑。道人笑道。貧道不笑別的。笑大人只能爲官。連求雨的本領都不曾學得。豈不可笑。韓愈大怒道。你是那裏來的野道人。竟敢當面誚笑老夫。你既口出狂言。莫非你倒能覈求雨麼。道人昂然說道。自己不會。怎敢笑人。韓愈便命他試法。要是試得不驗。立刻抓去斬首。道人一笑。也不奏表。也不書符。只用寶劍一指。連呼幾聲雷電。二神安在。忽聽得半空中有人問道。法師見召。有何旨意。台上下衆人望空看。果見雷公電母。帶領許多天神天將。



站在雲端。向這道人施禮。衆人才都嚇得呆了。不約而同的齊齊跪下。叩頭如搗蒜一般。有的又向道人叩拜。口稱大仙。把個韓愈弄得面上無光。大發雷霆。指着道人罵道。大胆野道。命你求雨。怎敢弄術欺人。煽惑民心。道人不慌不忙。對雲中說道。此間亢旱。有冲和子奉當今詔旨。在此求雨。因他俗念太重。不信大道。上天靳予甘霖。求了大半天。不曾得到一粒水珠。如今是貧道不忍百姓遭殃。特去東海龍王那裏借來一勺之水。預備分與衆百姓們。望尊神趕緊布雲下雷。貧道即刻發水也。韓愈見他一味空言。又要和他爲難。那知半空中忽地打下一個大雷。接着閃電乃起。烏雲密布。一霎時天昏地黑。日色無光。但有萬道閃爍金蛇。弄得人眼花撩亂。這一來。不但衆人大呼真仙賜雨。人民有幸。連那台上硬不服輸的韓老尙書也是目瞪口呆。不知要怎樣才好。



正在這個當兒。猛可地又是一陣轟天大雷。接着衆人都見道人騰身而起。飛入半天。萬目睜睜都瞧見他手持小瓶。向東南西北四面分灑。一霎時大雨滂沱。勢不可當。衆人都匿身台下。萬頭攢動。把個台柱都幾乎擠斷。約有頓飯光景。道人在空中大聲問道。爾等百姓估計得雨水已足。可對我說一聲兒。免得霖雨成災。過猶不及。衆人大叫。穀了。穀了。不必再下。請大仙下來。容小人們叩謝。道人聽了。提劍一揮。雨勢立止。衆人出至台外。只見道人已坐在台口。向韓愈施禮笑說。幸不辱命。衆人也不管泥濘沾衣。一齊跪在地上叩頭有聲。只見韓愈始而發怔。怔了一回。忽又怒容滿面。忽向道人說出一句。匪夷所思的話來。道。我還不信。這雨是你求的。道人笑道。這是萬目共見的事情。不是貧道所求。難道倒是大人祈來的麼。貧道世外之人。不求功名。不需富貴。並不



想和大人爭功。大人也何苦定要強詞奪理。反示人心不廣呢。韓愈怒道。有甚憑據。道人笑道。衆目共見。還不算。是憑據麼。大人再不相信。回去看府中。天井內空缸一只。現已盛有三尺一寸七分雨量。韓愈命人押着道人回去一量。果然不差絲毫。道人突然下跪道。叔父。如今可以相信道法了。還請早隨姪子修道去來。韓愈大驚。低頭一看。這道人正是自己的姪兒韓湘子。也未知韓愈可能容納湘子要求。同去修道。請看下回分解。





第九十六回 造酒借花兩試仙法 藍關秦嶺九度文公

却說韓愈聽湘子再三勸他修道。心中勃然大怒。便命人拖他進去。交與他母親徐老夫人收管。此時的徐夫人。却已深信湘子得道是真。他本是狠明大體有才幹的人。倒也不肯怎樣強留湘子。只對他說。你叔叔望你成人立業。也是他長輩分內之事。你既能修仙成道。也算各行其志。我也不必一定聽了你叔叔的話。強你所難。但有一句話。對你說。明你既是有神通有法力的人。雲來霧去。到東到西。原不算一回事兒。此後務要常常回來。看看你這老娘。等我大限到來。瞑目不視。那時任你的便。來與不來。均由你自己作主。便了。湘子道。娘請放心。道門中最重忠孝。孩兒要沒有母親的心思。怎能回來探望母親。而且此身與禽



獸無殊。我那兩位仙師。又怎肯收我爲徒呢。母親儘管放心。只要孩兒刻苦上進。再過幾年。前程未可限量。到了孩兒升天之日。母親一定還在世上。孩兒還要度母親出世。共享長壽之福哩。夫人聽了。也是歡慰。湘子見點醒叔父無效。仍回嵩山而去。自此又過了幾年。每隔二三年。必定回家一次。顯些非常靈應。給他叔父看。無奈韓愈是天生硬性的人。憑他說得天花亂墜。做得活靈活現。他却毫不動心。仍舊做他自己的事業。也不把湘子看在眼內。湘子却也堅毅不回。必要度他成功。一直點化他七八次。至第八次上。適值韓愈八旬大壽。湘子順便祝嘏。再回家門。韓愈自顧年高。見姪子遠來稱觴。心中一感。不覺把平日厭恨湘子之心。輕了一大半。到了開筵之時。也命他入席代主。和一班公卿賓客談話。衆人知他真是有道神仙。一個個欲叨求些長生之道。却老



之方。湘子也滔滔不絕地。把些淺近易行有益身心之法。隨意傳授一些。這樣一來。反激起韓愈的怒憤。說湘子不應放着自己面前。講出這等邪說。便召了上去。問他道。你口若懸河。當着許多尊長面上。任性胡柴。究竟這幾時。你在外邊。學點什麼功夫。湘子聽了。隨口吟道。

青山雲山窟

此地是吾家

子夜餐瓊液

寅晨嚼絳霞

琴彈碧玉調

爐煉白硃砂

寶鼎存金虎

芝田養白鴉

一瓢藏造化

三尺斬妖邪

解造逡巡酒

能開頃刻花

有人能學我

相與看仙葩



韓愈怒道。這廝一派狂言。衆賓都道。既出大言。必有本領。令姪歷顯奇應。我輩無緣得見。今日恰喜相逢。何妨就請他顯些神通。給大家廣廣眼界。增長知識。韓愈因道。他自言能造酒開花。就着他一試。湘子笑道。這些不過是些小道術。於真正大道無關。姪兒謹遵金諭。爲酒以壽叔父。開花以娛佳賓。但姪兒所望於叔父者。却在彼不在此。若專以此等小事。誘惑叔父。真成大不敬了。韓愈道。你儘口說。也是無用。何不快快出來。湘子不答。命人取一空缸。置於庭前。上覆一幕。彈指三下。念念有詞。揭幕露缸。果然滿滿的一缸美酒。湘子先奉韓愈。隨後陸續奉上衆賓。賓笑道。列位大人。貧道此酒。不比尋常。乃仙府玉液也。無論何人。飲得一盃。壽延一紀。痼疾可除。衆賓奪着飲訖。湘子指定上席幾位。上賓說道。某大人。某尙書。公等尊體原有某種老病。如今可就痊癒了。別人聽



了。還不覺得。只一位劉大人。得有氣喘之症。一盃入肚。立刻痰盡氣平。心胸安適起來。方才大聲對韓愈說道。韓大人。你這位令姪。真是有道神仙。別的不說。單道他賜的一盃仙酒。已把小弟半生疾病立刻除去。豈非神仙妙道。原來韓愈年來身體日見衰弱。常有腰骨痠疼之患。更兼耳聾眼花。已有多年。自飲此酒。立刻眼大亮。耳官復聰。而且腰骨爽健。舒適無比。心中也正在感動。聽了劉大人的話。不覺也點點頭。反朝湘子一笑道。這倒是難爲你。可再把開花之法做出來。與列位大人侑酒。湘子遵命。問衆人愛看什麼花。衆人故意都說幾種已過時令的花。湘子作難道。這等花木。死的死了。痿的痿了。一時那裏去找這種子來呢。韓愈喝道。可見你說的一半還是胡言。湘子笑道。叔父不要性急。今天。是叔父大壽之期。姪子遠道趕來。是爲的什麼。若區區頑意兒。都不



替你弄到。未免太不誠敬了。世上既沒有這等過時的花。只有向王母園中借來一用。韓愈問道。王母園離此多遠。湘子道。若講路程。縱然駕雲而去。也得三年五載。要如凡人兩隻腿子趕路。就得二三十年。但神仙境界。以無作有。似實皆虛。靈山卽在靈台。仙境只是方寸。姪兒看得世界之外。世界之中。無一處不在眼前。王母園中也只是門外門內罷了。說罷。出至庭外。向空一招。衆人俱聞。呀呀幾聲。飛來許多白鶴。湘子笑道。不怕列公見笑。這全是我前生道侶。如今着他們借花去也。衆人俱稱費心。湘子對一羣白鶴吩咐了幾句。衆鶴齊飛。高人雲表。轉瞬不見。湘子又入席與衆共飲。一回兒。又聞鶴聲嘹亮。大家都到庭外。仰首一望。只見無數白鶴。帶來萬種名花。湘子笑道。這是王母照應貧道。因派去的鶴。不敷負擔。特地派他園中仙鶴伴送同來也。一語未了。衆鶴



都飛集庭院就地一滾。一個個變爲眉清目秀的童子。幫着將攜來名花一起搬入大廳。衆人看去。有各地特產之花。有四季不同之花。還有許多爲人間所未見。顏色繽紛。清香滿室。中間一大盆碧色花朵。狀如牡丹。其大無比。花間閃閃有光。現出兩句詩來。是

雲橫秦嶺家何在

雪擁藍關馬不前

韓愈問道。這是什麼意思。湘子道。這是說叔父將來之事。天機難洩。姪兒不敢預言。橫豎叔父記在肚裏。將來自有應驗也。當下湘子見叔父已有信道之意。當於席散之後。又苦苦勸了一回。無奈韓愈俗情未了。仍是不能聽從。湘子只得珍重後會。自回嵩山。自此又過有一年光景。韓愈因諫迎佛骨。得罪遠戍。謫降嶺南。潮州地方。限日起行。韓愈隨帶兩名家丁動身。行至一處。錯過宿頭。天又大雪。渾身冰冷。腹中又飢。老



年人到此景象。真有些支持不住的情況。看那兩名家丁。相抱相摟的。滾在一枝樹下。不但不來照呼主人。還在那裏口出怨言。韓愈不覺仰天大嘆道。我韓某一身忠直。篤信聖道。爲何暮年遭厄。落到這等地位。只聽兩個家丁大呼道。大人不必出口怨天。好好在朝爲官。因甚發出狂言。激怒聖上。分明自討苦吃。今日之下。應受這等慘報。只可憐我倆託居宇下。原想安家立業。得些好處。誰知好處不曾得着。反跟你吃這等苦頭。前去路程甚遠。潮州又是著名烟瘴之地。我們受你多少恩德。却來陪你吃這等苦頭。那也太犯不上了。大人啊。如今只好對你不住。請你獨自上道。我們家中老的老。小的小。都靠我們養活。萬不能爲了大人。送了自己一家生命。只好各走各路去了。韓愈聽了。大驚道。你倆一去。丟下我這老兒。不是餓死凍死在路上麼。二人聽說。都冷笑道。你





倒說得好風涼話兒。你只曉得你做老爺的性命要緊。可也想到我們做下人的性命更比你重要麼。韓愈聽他們這般無禮。回思自己一生。從小到老。從不曾薄待下人。尤其是隨來的二人。他們的父母都在府中當差。可算兩代世僕。打從自己父親到本人手裏。對於他們。除了分例工銀之外。連他們娶婦成家。都歸府中担任。賞賜。此次謫貶潮州。特地挑選他倆跟隨。也就因他們關係較深。主僕情分較厚。大家可以放心一點。那知他們如此禁不起凍餒之苦。稍逢不幸。就這般當面咆哮起來。可見世上人心。真個太靠不住了。想到這裏。只得先向他們情商了一回。商量無效。自己也大動肝火。禁不住一陣痛斥。不道二人存心反叛。善言相求。尚且不理。何況加以怒罵。二人更不肯受這口氣。便把韓愈行裝挑了起來。道聲失陪。落荒而去。韓愈情知追趕不上。便趕到



了他們也休想追還物件。而在此雪海冰天。前不靠村。後不落店的。所在。真所謂飢寒交迫。疲乏不堪。進既不能退。又不得。眼看着一片汪洋。盡是雪花迷漫。一目四望。數十里平坦無垠。除了陪伴自己的一匹白馬。還算二賊留情。不曾刼去。此外就再瞧不見一個動物。至於人類。更休想得見了。韓愈處此進退維谷之境。自度精神體氣。萬萬捱不過這一夜冷酷光陰。而且過了一夜之後。是否得見村落。和前進路程。如何設法。可能到得潮州。都是一無把握之事。想想自己。偌大年紀。終不成還去乞食人間麼。窮困固人所不免。但自問。決決到不了潮州。與其吃盡苦楚。仍舊不免客死。還不如早求一死。到省些零星災難。話雖這麼的講。此時天色已晚。將下來。對此白茫一派。極目無涯。即欲尋死。還不知要如何死法。才能死得迅速。死得乾淨。躊躇多時。簡直沒有辦法。無



聊之中。策馬再進。那知馬也不勝寒威。蹶於地上。再也不肯起來。連他的主人。也被掀入雪海之中。一動也動不得了。韓愈此時。倒也不甚悲苦了。他想。同一客死。橫死。與其死於刀。死於藥。死於縊。死於溺。倒正個不如死於雪。來得清白而潔淨。況且身爲大臣。甯受國法之誅。斷不能效匹夫匹婦之自經。溝瀆。如今得這般自然的趨勢。死於雪堆之下。豈非死得其所。於是咬定牙關。閉住雙目。不管拳大雪花。打在身上。淒厲朔風。吹破面龐。還有那白馬哀嘶之聲。也如充耳不聞。一味的靜候大限到來。便把殘生送了。那知天下事自有定數。數不當死的人。便是虎口之中。萬刃之下。偏會保存性命。這韓愈既是上界有職神仙。謫貶凡塵。所歷慘劫。至世而極。按之否極轉泰。剝極乃復的定理。當他極苦之時。真是轉機之會。縱令他極意求死。又如何死得了呢。當下韓愈在雪



中蟄伏多時。天色已經深黑。又在大雪之中。還是白茫茫地。好似置身水銀世界。實在忍不住了。由不得睜眼一望。咦。奇怪奇怪。分明自己在雪中。却爲何一下工夫。不見了黑天白雲。而且半天來所經之處。都是一片曠原。並無村舍。這時却明明身在一間涼亭之內。不但他。還有他同患共難的白馬。也蜷伏在地。喘息有聲。韓愈奇怪極了。還疑身在夢中。一時精神忽振。扎掙着坐起身來。向這間亭子四面一望。咦。這事更蹊蹺了。只見這亭子也不像尋常供人休憩的茅亭。乃是一間狼精緻清潔的房間。室中物件。凡是人家應用的器具。差不多應有盡有。利初次睜眼所見。大不相同。這還罷了。更可怪的是對面一張榻上。端端正正。坐着一個青年道人。這道人嘆息一聲。慢吞吞的踱了過來。走到韓愈身邊。猛可地一躬到地。含笑說道。叔父還記得湘子姪兒麼。韓愈



定睛一瞧。可不是自己的姪子韓湘子。正立在面前向他笑語咧。方知是湘子施展神通。前來相救。這一歡喜。可真不同小可。敢說自有湘子以來。第一次得他老人家最大的歡心了。當下韓愈心中感動。熱血沸騰。禁不住抱定湘子。老淚縱橫。哽咽道。我的兒。我怎料得到和你在此相見。你我莫非是夢裏相逢麼。湘子將他扶到榻上。向他連吹三口氣。韓愈頓時黍谷春回。渾身溫暖。而且精神倍長。不但忘了冰雪的災苦。簡直不覺數日來風塵的鞅掌。隨即起身。走了幾步。因見白馬還在嘯氣。大有宛轉待斃之狀。請湘子替他醫治一番。湘子也向他吹了口氣。馬也蹶然而起。向着主人點點頭兒。表顯他一種死別生離之感。湘子不覺太息道。物猶如此。人何以堪。世人爲名爲利。逐逐營營。到頭來只求壽終正寢。已是大好結局。豈不可憐。豈不可嘆。韓愈此時已滿覺仙



道偉大。滿心都向着神仙大道。回念從前屢次攆逐湘子。心中萬分媿悔。湘子已知其意。少不得慰勞了一番。韓愈便問此是什麼地方。湘子笑道。叔父不記得花中詩句乎。此地卽名藍關。一語未完。韓愈恍然大悟。把抬子一拍。大聲道。數有前定。竟如此乎。我還記得你的詩句。如今竟在此地相逢。不可無以紀念。當就原句足成一律。因朗聲吟道。

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陽路八千

本爲聖明除弊政 敢將衰朽惜殘年

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

知汝遠來因有意 好收吾骨障江邊

從此韓愈一心向道。湘子又引他去見鍾呂二師。二師向他說明前生之事。韓愈本是絕頂知慧。又兼生有仙緣。自然容易脫悟。修道不過十



年便已明澈心性。後在河南少室山得道。得太白星君指引登天。朝見玉帝。仍歸本職。這一回事情。就是世上所傳韓湘子九度文公。一樁故事。表過不提。單說湘子於度脫韓愈之後。又回去度他母親徐夫人爲地仙。把自己身上的事情才算完了。於是重回嵩山。把所習玄經。再加研究。直至北宋時。王一之得鐵拐先生救度。再生人世。爲曹太后之弟。名大。大家稱爲曹國舅。一心修道。不戀紅塵。鐵拐先生着呂祖和湘子同去試驗了一回。知他道心甚堅。湘子便留在國舅府中。親自指點大道。因此又發生一件趣聞。未知是何趣聞。請看下回分解。



八仙得道傳 · 第九十六回





## 第九十七回

翻跟斗宕秋千祇在銅錢一眼

劈泰山救慈母了結塵世孽緣

却說曹國舅乃宋曹太后的胞弟。弟兄二人。國舅名大。他的兄弟就叫曹二。弟兄倆雖是一母所生。性情行事。却大不相同。國舅是仁慈長厚。甯靜淡泊。好行其德。與世無爭。雖居繁華隊裏。却從不預聞朝野之事。但有人求他救濟苦難。只要力之所能。無不盡力相助。因此大家稱爲大善人。曹二的脾氣。可就不對了。陰險狠賊。貪財如命。雖爲國舅。而吝嗇成性。常常拿出皇親聲勢。欺壓平民。不論錢多錢少。只要可以拿得到的。不肯放過一文。到了銀子進手。無論如何。不肯捐舍一文。數十年間。爲這一個財字。巧取豪奪。明索暗劫。不知害過多少性命。拆破多少人家。國舅屢勸不聽。只得奏明太后。和兄弟分宅而居。後來因同居一



城。有些事情。仍不免把自己拉在裏邊。更有許多人。受了曹二之害。來向國舅泣訴。或懇求幫忙的。國舅既不得於乃弟。只有盡其力之所及。傾囊瀉貨的。代爲賠償人家。但他既不愛財。財也不肯無端送上門去。國舅自己。和一家人。用度雖極簡樸。而因曹二之事。替他賠墊之數。每年却不在少。因此把個赫赫國舅爺。弄得一貧如洗。好在他本心。只愛大道。什麼功名利祿。一概不放在他心上。況是皇親國戚。儘他貧到如何田地。一口菜飯。一件布衣。橫豎是少不了的。他有了這點憑藉。已算十分滿足。常對人說。我承天家恩遇。不耕而食。不織而衣。得以人家營生活的時間。靜室焚香。虔誠修道。這等福氣。真不曉幾生修到。不道我那位舍弟。一天到晚。總是想弄人家的錢。也不管人家是賣身的錢。是破產的錢。他都會一例笑納。可不曉得弄來這許多錢。究竟有甚用。



處。若說他本人吃用。總是一張嘴。一個身子。不見得比我這沒錢的人。格外多吃些多穿些。要說貽他子孫。可憐他那幾位公子。已經被他的財產害得一個個成了花花公子。除了嫖賭混賬之外。一點本領都沒有。倒不如我這兩個孩子。還肯讀幾句書。縱不怎樣出色。也不教人說這等皇親人家子弟。全是綉花枕頭。表面好看。肚子裏全是茅草。照這樣看來。有錢人實在還比窮人更吃虧些。偏他就會這般看不透。這也不知他的心裏是怎生一個念頭兒咧。這曹國舅從二十餘歲後。就長齋修道。三十歲上。經呂韓二仙。親往試他道心的堅否。結果却是非常滿意。臨去時候。現出真身。上天而去。給他親眼看見世上真有神仙。可以益堅道念。到了後來。韓湘子又到他家。和他談了三天的大道。把個國舅欽仰得無以復加。從此湘子便留住他的府中。有時雖也往來南



北各地。每逢事畢回來。仍舊住在他家。轉瞬十多年。因國舅虔誠精一。學得很有些兒道行。兼通許多法術。湘子命他再過幾年。等他兄弟惡貫滿盈。你的兒子可以成立。那時便當出家。游玩山水。鍛鍊筋骨。國舅聽說。便知兄弟必無好結果。他是極孝友的人。心中兀自悲愴。曾把此意。微言婉諷的。再三告戒兄弟。無奈曹二一生。只曉得一個財字。什麼報應。什麼大道。完全不放在心頭。有時國舅勸得急了。幾乎淚隨聲下。曹二反哈哈大笑。說兄長這樣癡獃。將來怕要變成瘋病。便去替他請了一位太醫院的御醫。到國舅府中。替他診脈。醫生到了府中。國舅弄得莫名其妙。問起緣由。才知是他的好兄弟。一片友愛心腸。特地約來替兄長醫治心疾的。國舅真弄得又好笑又好氣。只得婉謝了醫生。送他回去。這事被湘子知道了。笑得幾乎打跌。因對國舅說。令弟罪惡滔



天罄竹也書寫不完。他的結果已有冥中注定。你如何挽救得來。國舅涕泣道。弟子何嘗不曉得這等人冥頑如牛。蠢笨如豕。而陰賊兇狠。又如狡狐。貪得無厭。類於豺狼。本已無可理喻。但恨弟子枉爲長兄。不能防閑於先。養成他的劣性。又不能勸導於後。致令他陷入法網。此心耿耿。何以自安。弟子也但求心之所安。竭力之所能。苟能挽回得一分惡念。也算盡我做兄長的一分責任。聽與不聽。改與不改。其權在他。弟子又何能爲力呢。湘子聽了。不勝嘆息。一天國舅生日。曹二全家都過府奉觴。因國舅心厭煩囂。並不驚動親友。只自己家中骨肉之親。不能準他們過來。盡個禮數。并在府中設席。舉行家宴。席間曹二儘說些名利場中之事。國舅却不住的談些性理之說。兩弟兄講的話兒。恰好處於極端相反的地位。國舅心中忽然想到一事。出席說道。今天愚兄的



賤辰。承兄弟弟婦。和姪兒女輩。都來稱觴。心中感激得很。愚兄新近學得一點小頑意兒。做出來。替兄弟們侑酒。何如。曹二夫婦都笑說。難得兄長開心。我輩極願領教。還有一班孩子們。聽說有甚頑意。更其歡喜得了不得。都離席而起。跑到國舅身邊來。看他怎生玩法。國舅命人取來制錢一文。錢孔中橫穿二綫。成十字形。高擎手中。吹口氣。念念有詞。喝聲大大。那錢便逐漸放大起來。一霎時。大約有小銅鑼那麼樣兒。國舅又閉目念咒。咒到一隻大老鼠。國舅將他捉來。放在錢眼中間。喝聲疾。那老鼠便在錢眼中。憑着十字綫。大翻其跟斗。忽上忽下。忽東忽西。儘翻個不了。惹得大小男女人等哈哈大笑起來。曹二也鼓掌大聲讚揚。兄長好本領。好興致。一個老鼠。居然也能頑出巴戲來。却不知兄長什麼時候。訓練起來的。但翻來翻去。儘是一個跟斗。而且跟斗總翻



在錢眼裏。又不曾跑出圈子外面去。似乎還不甚有趣。國舅一聽這話。慌忙說道。怎麼兄弟的意思。覺得銅錢眼裏翻跟斗。還不甚有趣麼。曹二道。正是這話。要能翻出圈子外面去。本領才更大了。國舅又大聲道。哦。兄弟的意思。是望他跳出這銅錢眼兒去麼。咳。兄弟啊。這老鼠就只這點點蠢本領。似這般翻來翻去。總不過翻在錢眼之中。愚兄也想他翻到圈子外面去。可是教他多少次數。總是不得明白。看這情形。大有千翻萬翻。翻來翻去。翻得頭暈眼花。神知不清。直要翻到四腳筆直。才會翻出圈子去呢。可是身已死了。還有什麼用處。徒然惹得人家永遠的譏笑唾罵罷了。這等才叫做老鼠的見解。老鼠的本領。究竟是不值一笑的啊。他一面說。一面偷偷的瞧這曹二。誰知曹二真個冥頑。也不曉他是真不明白。是假裝糊塗。只是一味的訕笑。同時那老鼠也不住



的儘翻。國舅見兄弟如此昏聩，便把老鼠趕下，說道：「這一種頑意，就叫銅錢眼裏翻跟斗。要說銅錢這樣東西，他的魔力才厲害咧。不但使人翻跟斗，還可使人宕秋千咧。於是把錢眼中的十字綫解下，另換兩根並行的綫。下面縛一條細小木頭，做成秋千之形。再吹一口氣，叫聲大，索性把銅錢放得和大鑼一般大小，又咒來白兔一頭，放在秋千板上。這兔便不住的宕起秋千來。看他一上一下，一起一倒的，好不有勁。惹得衆人又是一陣大笑。國舅見兄弟還是不大理會的樣子，心中不覺一陣悲哽，却忍了又忍，嘆口氣說道：「你們瞧瞧，這兔子的蠢笨，可也不在老鼠之下哪。他倚仗這銅錢的力量，一刻不停的，在這錢眼兒裏宕秋千。宕來宕去，還是這麼一回事兒。結果他本身宕得要死，死了之後，這一文錢，又進了我的囊中。他却帶不得一文錢去，豈不可憐。豈不可





笑哪。曹二聽到這裏，才覺有些面紅耳赤的光景。便搭訕着一陣狂笑。趁勢收場說：好了好了。兄長別頑了。我們再來喝他幾盃。別惹得兔子老鼠笑。我們一般只會宕秋千翻跟斗。不會享一點兒清福啊。國舅收了錢。放了兔子。舉起酒盃。和兄弟照了一盃。方笑道：要享清福。除非永遠別看這兔鼠的樣。大家跳到錢眼外面去。方可自由自在。恣意逍遙。永遠做個寫意人兒。要是儘在營營逐逐。一味價爲名爲利。到頭來大限臨頭。還不是和鼠兔一般。只是頑巴戲給我們看。他們本身。弄得滿身大汗。徒然作我們笑談資料。結果。連一文錢的權利都不是他的。何苦來呢。所以明達之士。最重性命之學。求長生之道。凡是世上所有的東西。無論好看好玩。好吃好用。總和這個銅錢一般。完全不是我所能有。縱然暫時取得。不過替世上人做個短期看守的奴才。財帛金銀。積



得越多。看守的人越辛苦。而性命也越發危險。實在是人生最最犯不上算的事情呀。國舅這一番做作和議論。自謂算得婆心苦口。澈透非常。可是曹二聽了。却語語覺得可厭。處處覺得發恨。聽到這裏。便回轉身。和國舅夫人猜拳行令起來。就是暗諷他兄長。免開尊口的意思。國舅到此。才把一條火熱的心腸。完全浸在冰窖子裏。覺得湘子所言。冥中注定之說。一點不差。老二既迷惘至此。這等苦口良言。徒然惹他厭恨。反傷弟兄情感。看來此中真有定數。人力萬難挽回。此後只好聽其自然。各走各路。且等自己修成大道。看他沈淪孽海。再行設法救他。當將此意對湘子說了。湘子笑道。本來早對你說。事有前定。在你是手足之情。知其不可爲而爲之。也是你的好心。所以我也不忍來攔阻你。究竟這也不過盡你自己的心罷了。事實上頭。是一點沒有好處的。啊。國



舅默然良久。湘子因勸他可以丟開別人。早早顧自己的前程要緊。國舅聽了他的教訓。從此便專顧自己用功。索性足迹不出大門一步。湘子却因諸仙邀他同赴泰山。料理王泰母子相逢之事。和他暫時分別。臨行時。約他於三年後。在衡山頂上相會。國舅默識於心。在家又靜守了一年多些。果然兄弟曹二。被人民告訴。御史奏參。有旨交法司鞫問。屬實。此時太后早崩。朝中又換一番景象。舊時曹二一黨。都失職歸田。聲勢大衰。曹二竟被司法擬奏上去。本人處死刑。家屬加恩。免予發配。財產充公。惟國舅一面。因素不預聞外事。平時雖在朝中。却與外人從無交結。因此得免株連。國舅反得出頭了理。曹二家事。及曹二身後一切殮殮之事。事情一了。便把自己家務。一應交與兩個兒子。自己竟自芒鞋竹杖。遁出家門。前去衡山。會那韓湘子去。他雖修道多年。却是迹



不會離開京城一步。此時忽要他一人走這長途的路程。這一路風霜委頓。自不必說。好在他已是學成許多法術。儘足抵禦一班邪魔外道。所以還不曾冒甚危險。却給他平平安安。到了湖南衡山頂上。湘子已先在那裏。替他預備了一間石室。師弟相見。不勝忻悅。湘子笑道。你瞧你雖跑了這一段路子。我却替你把簇新的家室都弄好了。自來修仙了道之人。大概再沒比你寫意的了。這也因你數百年來。修持勤慎。功行很好。所以鐵拐祖師。特地加意栽培於你。才有今日這等異數。國舅聽了。望空叩謝。動問王泰之事。湘子笑道。那是諸位仙師數百年前。做好的局面。如今不過是按預定步驟。奉行故事罷了。若說這事。主要人物。還只何大仙姑一人。此番之事。因元真夫人劫運屆滿。合該脫災。是仙姑邀集我們。同到泰山。再去蓬萊。召來他的公子。王泰。大家公開了。



一次會議。當決全體致書二郎。作個先禮後兵的辦法。因當年替王昌作媒主婚。全是月老一人。後來二郎怕見衆仙之面。退居灌口。仍由月老前去。請他出來。所以此時。仍派月老送信與二郎。要知二郎性格。衆仙都是領教過的。明知舊事重提。反逢其怒。甚致還要傷及許多朋友情感。但也不得不先和他客氣一番。這信一去。果然月老嗒喪而回。據他報稱。二郎接到公函。大罵衆友。干涉他的家事。聚衆相挾。太無朋友之情。他也不怕我們如何公憤。萬一大家和他動起手來。他可奏明玉帝。調齊全部天兵神將。和我們見一個高下。這等話。說得真不近情理。好在我們倒是相知有素。早已抵拚他。決不容情的。大家聽了這等蠻話。倒也不甚動氣。於是喊出王泰。着他去找尋他的母舅。辦好交涉。再來救他母親。我們一共有十幾位天仙。都借與他種種法寶。並允在後



方接應着他。不必害怕。這王泰因生母久壓泰山。心如刀剗。早想獨力去找二郎。却被何仙姑再三勸阻。他又要劈開泰山。先把母親救出。又得張果老勸他。你母雖在山底。却比在廟中更舒服適意。等他災眚一滿。自有出頭之日。此時憑你法力。區區一座泰山。休說劈出一條路子。就是將全座泰山。搬個十萬八千里。也非難事。可是二郎那邊。不會說好。一輩子總是冤仇。你母雖得出頭。還是不免受禍。何如再等幾時。且待你母罪滿災退。不怕二郎不答應你。即使他再倔强。那時是他做得忒過分了。天理人情。不能容他。放着我們這許多仙人。還怕幫不了你的忙麼。王泰聽了。才沒話說。後來他父親王昌修成地仙。曾至山下。和他娘相見。王泰也得仙姑指示。前去相會。夫妻父子。在這山底洞府相逢。一場哀哭。却驚動了元始老君兩位祖師。大發慈悲。代向玉帝前說



情着元真於今年本月出頭皈位。偏偏這位二郎。又如此倔強起來。因此王泰振振有詞。理直氣壯的。立刻要和這位母舅拚命去。既得衆仙扶助。益發胆壯百倍。當卽向呂純陽師尊。借去寶劍。縱雲頭直上九天。尋到二郎三界巡按的行宮內。二郎得報。立刻點起部下兵將。和他交戰。王泰因得衆仙教授。法寶最多。二郎也不是尋常之輩。雙方才打得個工力相當。後來他們又比劍比法。鬥術鬥陣。一場惡戰。二郎却失敗在他的劍下。因王泰學的是玄女天遁劍法。使的是呂師干將寶劍。劍是天上地下第一口寶劍。劍法又是三界九流中第一流劍法。二郎如何抵敵得過。被他退入海中。二郎和平和夫妻。却是極熟的。而且平和出身西海。屬於灌口地界。從這一點排來。他們還有點賓主僚屬的關係。平和一聞他到了。忙率海府神兵。將他保護起來。一面出來向雙方



調停戰事。結果是二郎允許王泰劈山救母。王泰母子須向他叩頭認錯。從此言歸於好。各無異心。二郎勉強答應。平和先領着王泰叩見舅父。然後由二郎帶他同去泰山。揭去符咒。王泰一斧把泰山劈爲兩半。迎出生母。與二郎相見。一場仙凡結婚的宿案。總算解決下來。湘子把這事講完之後。又問了一回國舅的近况。又傳與他許多玄門大道。令他在山修持。又過了二十年。方由呂祖奉老君之命。賜八景宮靈虛玉笈全函。更十年。而讀畢。方得完全成道。合之李鐵拐。鍾離權。呂洞賓。何仙姑。藍采和。張果。韓湘子。共成八仙。卽世上所稱八洞神仙是也。本書敘述至此。所言八仙修道歷史。已可告一大段落。此後尙有關於八仙成道後。幾件大事。列公且勿心焦。再看下回分解。





第九十八回 白蛇歷劫成正果 孝子割臂遇神仙

却說八仙成道升天。由元始老君、瑤池王母、九天玄女、各位神仙領袖，導引朝天。玉帝賜宴賜爵，并每人洞府一處。特派太白金星、李長庚、率領天府匠人，前去各山建修洞府。鐵拐先生住華山紫霞洞。張果在武當山白露岩。藍采和住王屋山縹雲谷。呂賓洞住峨眉山織雲崖。何仙姑住廬山玉屋洞。韓湘子住嵩山碧雲峯。鍾離權住終南山一線天。曹國舅住衡山五妙峯。這便是今人所稱的八洞神仙。各洞府中，均有清奇幽雅的景色。四時不謝的名花，并有玉帝及各位道祖頒賞，并各人師傅師伯叔弟兄們賜贈的器具。沒有一樣不是珍奇瑰麗，巧奪天工。八仙受職謝賞。玉帝特宣旨意，大致說：前因天宮不靖，求賢爲輔，得諸



仙領袖薦拔真才。數千年間。先後共得八仙。皆道行高深。神通廣大之。士業已各賜顯爵。隨朝供職。惟念輓近下界人心。日趨卑下。世風愈趨邪靡。世局因而多事。久擬簡派賢能。分赴凡間各處。隨時化身。民人懲淫勸善。當以真才難得。迄未舉行。今八仙皆來自人間。洞悉世情。倘令置身下界。必能挽救世風。已經商同元始老君等各大仙祖。共贊斯議。并幸現時天庭安謐。穹宇澄清。天府職頗清閑。正可乘時分派下凡。周游四海。如此於變理陰陽之暇。兼任化迪下民之職。八仙受命。無不歡喜舞蹈。頌揚聖德。諸事既了。各歸所賜洞府。休憩一時。到了北宋末年。天下大亂。諸仙方又連袂出山。先在華山鐵拐先生處會集。因聞蘇杭一帶。近來頗稱庶富。而杭州西湖。得歷代名人點綴。修理已成。全世界第一名勝之區。呂祖首先勸議。至兩處一游。然後分道各散。巡游天下。



一周。以便會齊覆旨。大眾聽說。無不贊同。於是大家駕雲而起。都到長江下流金山脚下。按落雲頭。緣何仙姑李鐵拐等幾位仙人。和這金山歷史。有些關係。因此首先降集此地。大家尋訪了一回古迹。都不禁有些感慨。張果采和問起龍王親書墨迹。現在尚可尋找否。何仙姑笑道。這倒真是一件極好的古蹟。可惜被這妖蛇毀沈江底去了。列位不曉得白蛇精水漫金山的事情麼。衆仙有不及知道的。忙問是怎生一回事兒。仙姑見問。道說起這事。真個好笑好氣。因對呂祖笑說道。兄。你該知道一些。呂祖呸了一聲道。我怎麼知道這等妖精鬼怪的事情。何仙姑對着張果笑道。張道友。你聽聽。我們這位呂道友。可也算得神仙中。最最勢利無良的人了。一句話。說得衆仙掩口葫蘆。莫名其妙。都向呂祖好笑。說得呂祖哈哈大笑起來道。好了。任你們怎樣編派我去。大凡



神仙中最下流不堪的事情。都歸到我身上來。就是列位當中有甚不好聽的事情。也請一起推在我呂賓洞身上。橫豎我是抱定藏納汗垢。以身殉道的主張。憑你們愛怎麼說。就怎麼說。這還不客氣麼。衆仙聽了。又哄然大笑起來。仙姑笑道。你說我編派你麼。且慢刁嘴。待我說出這段故事出來。大家公評一下。看你可不是勢利味良之輩。你記得我在廬山對你說的話麼。知道這白蛇是什麼人啊。呂祖聽了。一時還想不起來。就是張果也還糊裏糊塗。不甚明白。仙姑指着呂祖點點頭。冷笑說道。好個喪盡天良的勢利神仙。本來我還沒甚意氣。如今見你這般無情。倒真個引起我一肚皮的肝火來了。說句老實話。這段古蹟。非問你索賠不可。因爲這東西。是你的親丈母將他推下江中去的呀。此言一出。更惹得衆仙笑縐了肚子。呂祖也才恍然大悟。反對張仙笑



道。原來他說的是這段事情。師叔大概也能記得起來。我在唐元宗時候。那時你還做唐天子的國師咧。你可記得跟我去看一個勾欄女子。名叫白牡丹的一語未完。張仙突然省悟道。看來這蛇精一定是白牡丹的母親。所以呂賢姪倒成了蛇精的姑爺了。賢姪台。不是我也跟着人家。批評你的不是。既是你的令親做的事情。你如何諉稱不知。這便顯得你的狡猾。要是你真個完全不明。和他們一無往來。這又見得你的無情無義。設或眼見他們勢敗。所以假作癡呆。那又不免有些勢利。這張仙本是八仙中第一忠厚人兒。大家難得聽他笑話。如今見他也取笑起呂祖來。益發全體哄堂說。張老是我們隊裏的聖人。他的說話。焉得有差。呂公還有什麼辨難。也請說來。大家再做個公評。呂祖聽了。只是笑。不則一聲。仙姑才把這件故事。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。原



來蛇精自從投生爲朱家婦人。和他恩人爲奸之後。先被呂祖察破奸情。後得仙姑親去破案。這婦人自謂志在報德。與尋常奸情不同。雖然殺死二命。總因二人先和自己作對。使他不得報恩。因此將他們謀死。這也出於無可如何。與尋常殺人情迹。又屬大異。因此痛恨仙姑。不該橫身干涉。壞他的好事。害他的性命。身死之後。冤氣不散。本來他這等惡鬼。早該落在陰間。飽受種種冥刑。却又得他教主出力。向冥王交涉。硬硬索去鬼魂。藏在自己一件法寶。叫做收魂袋的。在這中間。藏了二。三百年。常常噴以法水。先是一縷黑氣。後來漸漸結成蛇形。纔將他放出袋來。教他修煉法術。變化人身。至宋神宗年間。方又修煉成功。聞得恩人又轉世爲人。在杭州西子湖頭。姓許。名仙。白蛇一靈不昧。志切報恩。請於師父。就想下山入浙。去尋訪這姓許的恩人。通天教主知他此。



去尙多風波。原是執意不允。這白蛇自從得知恩人在世消息。晝夜不安。坐立不定。過了幾時。竟瞞了教主。私自下山。尋到這個許仙。和他配成正式夫婦。幫助他成家立業。發得數十萬大財。不料這年慶賞端陽。白蛇飲酒過度。現出原身。乃是一條狼狽抗抗。又粗大又雄偉的大蛇。盤在床上。許仙上去。把帳子一揭。登時嚇得死去。白蛇隨也醒來。見丈夫已經嚇死。大哭一場。聞得王母園中仙草最多。取得一枝。可能回生起死。於是親上瑤池。竊得仙草而回。行至半路。却被管園神將知道。前來追趕。幸他腹中已有身孕。十月將滿。因上天憐他報恩之義。歷劫不變。特賜上等麟兒。將來合中狀頭。自有諸神保護。兩方戰到難分難解。白蛇看看支持不定。才由保護文曲星官的神靈。向對方神將說明原委。才得釋放回家。救治許仙。更不料許仙因病愈身健。到金山寺中酬



神。寺中住持法海。乃係有道高僧。知許仙現被妖人迷住。妖人雖爲報恩而來。但久與妖接。將來仍當受他之害。因把許仙請入方丈。點明前生因果。勸他在寺出家。不必回去。許仙正因端陽之事。心懷疑懼。雖經白蛇再三諱飾。仍是疑多信少。如今聽法海一言道破。心中大懼。真個聽了法海勸戒。不肯回家。這事被白蛇知道。帶領三千妖兵。攻打金山。引水灌寺。論他的道術。如何比得上法海。也因他身懷六甲。且是凡世狀頭。無論道門佛門。都存一種投鼠忌器之心。最後還是法海喚出許仙。吩咐他暫且回去。等你妻分娩之後。再來救你出家。許仙只得仍跟白蛇回家。白蛇臨去時。得見龍王所書金山大字。知道這是和何仙姑有關係的。施展妖法。將這大石。推入江中。藉洩當年之憤。却有海中夜叉。瞧見。忙去報與龍王。龍王大怒。也便發兵追逐。行至金山。得法海通





知。說白蛇未至遭災時候。龍王沒法。收了那塊大石。自回水晶宮去。因此這塊大石。也便藏在龍宮。從此不得再見於人世了。仙姑把話說完。向着呂祖笑道。道兄聽清楚了。我們大家來評個道理。這是你岳母大人幹的事情。況且我和岳母一段怨孽。也還因你而起。不道你得了他一個女兒作情人。我反替你來受災。這從那兒說起。如今長話短說。是你岳母毀滅我的紀念古蹟。你也該替他照樣賠我損失才是。別躲在一旁。裝這媽虎給人看。呂祖笑道。你別逞刁了罷。可知我那情人。白牡丹。現在修道將成。他還記起前生殺母之仇。正預備向你大興問罪之師咧。那時候看在情人分上。少不得我還要幫他和你爲難咧。幾句話說得衆仙更是大笑。張果却放心不下那條白蛇。還在追問這事的結果。仙姑笑道。論理。這話你該去請教你那位老姪台。他們是親戚。應



該比你我都明白一些。但他是勢利得狠。現在人家失了勢。看他口中儘說替他岳母報仇。其實他連這位岳母也早已不認了。既不認親自。然更不知他們的成敗生死。還是我來告訴你一個大略。也免得你這位慈悲神仙。專替不相干的人發急。這仙姑一面笑。一面告訴大眾說。白蛇生了兒子。他在坐蓐期內。法術是用不出來的。法海却認爲機不可失。便把許仙悄悄約去。送他一個金鉢。命他向着白蛇一照。就可除妖息禍。永無後患。許仙此時又被白蛇迷戀得神不清。况又生了孩子。夫妻情好。更形親密。但想區區金鉢。能有多大效用。既稱可以辟邪。我妻既非妖人。當然不怕這些。還想拿上樓去。與白蛇賞玩笑談。那知一到樓上。白蛇正好在那裏梳洗。許仙一面走。一面還笑說。娘子這法海和尚。忽然又來了。送這玩意給我。同時把鉢兒一開。這白蛇一聽法



海二字。心中先就下的一跳。忽地回轉頭來。一瞧。一道靈魂。老早飛入鉢內。馬上變成一條寸許長的小蛇。在那鉢中隱隱約約地顯出來。許仙這一驚。就非同小可。身不由己的把金鉢一丟。擲下地來。自己便暈死在地。接着法海上來。救活許仙。向他說明前因後果。便把許仙帶回寺中出家。如今據說跟他師父雲游去了。那白蛇呢。却被壓在西湖雷峯塔下。這塔乃錢武肅王所造。內中所用磚瓦。全是加工定製。每磚塊內還嵌藏一卷金剛經。藉以鎮壓邪祟。白蛇一入塔底。當奉法海法旨。歸入禪宗。究心梵典。據法海說。他能洗心革慮。刻苦勤修。將來可成正果。須知天心仁厚。佛門宏慈。白蛇雖列魔教。良心不壞。所以今日之災。皆正爲成功之基礎也。後來他兒子得中狀頭。奉旨祭塔。一時傳爲佳話。他也奉法旨得至塔外。和兒子見一見面。其時法海也駕雲前來。考



察他的工夫。狠有進步。十分喜悅。這才正式收他爲徒。并預言。照此一定程序。精進不懈。一千年內。必成正覺。須待塔倒之年。卽爾升天之日。這是將來的事。大概白蛇存心厚善。看來沒有不成功的。我且到將來再瞧罷。呂祖聽了。略一推算。笑而點頭道。此物成功之時。中原皇帝。合該絕種。就是我們道家。也當小有變動。首當其衝者。是張天師。也該在彼時廢斥。張果聽了。接說道。一些不錯。那年在龍虎山。曾對天師談起過這一句話。他還狠不開心似的。其實這都是一定之數。那能勉強得來呢。呂祖道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事。天師以一凡人。而享此絕大權威。一點本領都沒有。專賴天生一印。便可世襲其業。爵爲真人。職授天師。本來不免太輕易了。這等事情。安能永久不變呢。一語未了。鐵拐鍾離都道。天機不宜輕洩。二位還以慎言爲宜。二仙聽了。竦然道。師尊之言。



是也。以後大家都要緘口慎言方好。當下大眾離了金山。同至姑蘇。聞蘇人最信呂祖。每年四月十四。呂祖聖誕之辰。他的廟中香火極旺。此時正當香汛之期。男女輻輳。熱鬧非凡。八仙都化成平民模樣。前去觀玩。到了寺中。只見殿內殿外。殿前殿後。都擠滿了男女老幼。有求子的。有求方的。端的十分闌忙。八仙隨意走了一回。呂祖以主人之誼。請大家進去。用些茶點。衆仙都笑說。大家隨便一點。倒好。不必這樣酬應。稍許一覽。便回了出來。只見一個男子滿面泪痕。手捧香灰。急急忙忙趕出寺門而去。却不向那條大路。反朝人迹罕到的廟後而去。八仙都道。這男子如此倉皇。看他滿面正氣。必有極苦之事。而且手捧香灰。必是將去治什麼人的病。我們何妨去探他一探。於是八仙都把身子隱起。暗暗跟他到了一處地方。那人四面一望。見沒人過來。便急匆匆擄起。



右手袖子。左手取出利刃。咬定牙關。叫聲天爺爺在上。小人葉百民。家中祇有一位八十歲的老父。恨小人生來無能。不能盡我孝心。害得他老人家起居不適。飲食不周。如今臥病在床。命在旦夕。小人既不能延請名醫。又沒錢買藥。只有一點虔誠。割臂救父。如蒙天爺爺憐念。小人一點誠心。庇佑我爹爹轉危爲安。此後我爹爹多活一年。小人情願自減一年壽命。萬望天爺爺見憐。這箇說畢。泪如雨下。舉左手利刃。向右手臂膀就割。八仙已知其事。甚爲太息。呂祖見他伸刀將割。立施妙法。在他膀子上。輕輕一拂。這葉百民已把血淋淋一塊肉割下。却不覺一些疼痛。這才略有笑容。把香灰塗在傷處。立刻結疤。百民心中奇怪。以爲神佑。跪下去連叩了十七八個頭。方才回轉大路。彳亍而去。八仙同在原處。議論了一回。對於葉百民割臂救父。大家非常嘉獎。呂祖因說。



這等事情。在通人說來。稱爲愚孝。然無論如何。總是一片至忱之心。足回上天視聽。我想。從今後通告各處土地。如遇有這等孝子。須用我這止痛免腐之法。隨時替他調治。可以免得孝子吃苦。衆位以爲何如此言一出。大衆無不歡喜贊成。從此以後。呂祖和衆仙每到一處。必將此法傳與各該處土地。及各地地方日夜遊神。值日值夜功曹。以及各家宅神道等。大家留意學習。所以如今相傳。凡割股救親者。並不十分痛苦。也不得腐爛。并非皮肉有異。實在還是呂祖傳授土地等仙方。諸神耳目較近。得以隨時隨地。暗暗調護故也。未知百民之父。可能救治。却看下回分解。



八仙得道傳 第九十八回





## 第九十九回

軋神仙陸稿荐留姑蘇佳話

度癩狗望仙橋爲西子增光

却說葉百民回到家。將餘剩香灰。拌入臂肉。煎湯進父。其時八仙已跟蹤而來。一面召來當方土地。日夜游神傳授。止痛免腐之方。一面查問葉百民平日行爲。知他是一個一貧如水的寒士。兼通醫道。替人治病。爲他質性愚笨。讀了廿年的書。連普通文字。還做不像樣。一半也因家中太苦。廿年之中。倒有三分之二的。光陰。須費在診病上頭。得些蠅頭薄利。將來孝敬父母。他今年四十多歲了。還不曾娶妻。他也不曾想到這些念頭。只一味巴巴結結。規矩營生。孝順父母。偏偏他娘。又于前年去世。他把自己身子。押與一家藥店內。懸牌應診。說明三年之內。所得診金。統歸店中。才得借了五十兩銀子。辦完喪事。幸得這店中主人。



也憐他是個孝子。每年仍給以些小薪水。他是一文捨不得用。全供他父親的甘旨。不料新近他爹又得了一病。勢將不起。因此跑到呂祖廟求了些香灰。割臂救父。恰喜剛剛給八仙碰到。呂祖便替他調理刀傷。又送到他家。喫了口法水。在他父親面上。毛病頓時好了。呂祖因見他如此清寒。當對衆仙說道。這人如此孝順。偏又這般貧苦。我倒替他不平。何仙姑笑道。人家這樣崇拜你。你不替人家想個法子。還算得有道神仙麼。呂祖笑道。那還不容易麼。你們却在廟裏坐地。看我來照應他一個發財的方法。於是他便化成一個乞丐。前去葉家求乞。葉家房子本小。裏邊講話。外面句句聽得出。呂祖一面喊叫。一面靜聽裏面。一個老頭兒聲氣說道。兒啊。靠神仙老爺的庇佑。僥倖我的病又好了。須知往後的日月。全是仙爺爺賜給我的。你要格外做好人。作好事。雖說家



中貧困。但是世上的貧人。也是比較不盡的。你我自謂苦到不堪。安知沒有比我們更苦的呢。你聽着罷。外面不是有叫化子在那裏求討麼。這人就是比我們更不如的了。你可將我剛纔吃剩下來的一盃冷飯。還有些鹽菜鮮肉。全是你早上買回來的一起都給了他罷。又聽得一人答道。爹爹放心。我一定要去照應他的。說罷便見一個中年男子出來。呂祖認得。卽是昨天割臂的男子。當卽上前哀聲求討。百民向他嘆了一口氣道。大哥。不料你一表堂堂的人才。却比我父子更窮。這也真個可憐極了。你且等着。待我到灶下瞧瞧。替大哥設法點一點飢罷。呂祖謝了一聲。百民去不多時。果然拿了兩盃飯。兩塊肉。一碟子鹽菜。放在中堂。說道。大哥來罷。我這舍下也就剩這兩盃飯了。我倆各吃一盃罷。呂祖也便走了進去。大模大樣的。和他對面坐下。看看只有腐干大



小的兩塊肉。不覺縐眉道。我不信府上就這般省儉。怎麼只有這些些肉。老實說。光這兩小塊兒。就是完全送給我吃。也還不穀潤一潤我的枯腸咧。百民見說。不覺呆了一呆道。大哥怎說這話。你我都在窮苦頭裏。所以敢冒昧邀你同吃。這些殘肴剩飯。若如大哥所說。那不成了公子哥兒的脾氣了。休說小弟不敢屈邀。大哥你又這麼肯做這沿門托鉢的生涯呢。呂祖怒道。你這人好沒道理。我到你家。便是你的客人。你便真個爲難。也要去想個法子。多少弄幾個菜來。大家對酌一回。才像個意思。何況你家中現藏着大鍋子的肉。還有一罐子很好的白米飯。爲什麼不拿出來。倒向我說出這等極話來。豈是待客之道呢。百民大詫道。你這位哥。倒說得好笑。我小弟窮到這個樣子。連尋常蔬菜都買不起。就是這些豬肉。因是我父親大病初愈。不耐蔬食。才把我的一件



小衫。典了錢。買了二百文肉。燒來給他老人家開開胃的。那裏還有什麼大鍋子的肉。就是米。有便還有升把。留在晚上和明天上午吃的。現成的飯。就只這一點兒。那裏還有一罐子飯。大哥。這話真是有意來尋我開心了。呂祖大笑道。好好。你便帶我同去灶下瞧瞧看。我這話可是冤枉你不是。此時百民有些不悅起來。便拉了他的衣服。一同走到灶下一看。哈哈。這真奇事。一進灶間。就聞得一陣陣肉香。撲入鼻子管裏。掀開鍋子一瞧。可不是。還剩下一大隻豬蹄。已經燒得稀爛的。正好吃咧。呂祖又替他揭起燒飯的罐子。裏邊也正好盛着熱騰騰一罐子的飯。這一來才把個百民弄得目瞪口呆。呂祖却指着他冷笑說道。何如。我不冤枉你麼。虧你口口聲聲還說願戀我窮人呢。原來却在這裏裝窮給我。也是百民福至心靈。忽地心中一清。撲翻身向呂祖就拜口。



中說道。大哥一定是天上神仙。憐念弟子窮苦。特地前來搭救我父子的。還求大仙大發慈悲。速賜援手。則個。呂祖聽了。不覺大笑道。原來你這人。不但是個畜鬼。還是一個笨人。怪不得你弄得這樣窮苦。你幾時見過世上有什麼神仙。真個是神仙。又怎肯無緣無故跑到你貧苦這人家來。難道還想你些香火不成。說罷。大踏步走到中堂。拍着桌子。只叫快拿肉來。大家受用。百民一面把鍋中的肉。裝了一大盤。又把飯也換上熱的。說也不信。盛出這些肉飯。那鍋中的肉和罐中的飯。仍似照原這麼多。一點也不會減少。百民益發深信。呂祖必是神仙。蘇州人最信的是呂祖。再則昨天剛從呂祖廟中來。愈加容易想到呂祖身上去。百民於是又疑惑這位神仙。不要就是呂祖化身。前來試管我的心迹。行事的戰戰兢兢。把肉和飯放在呂祖面前。恭恭敬敬的說聲大仙請。



用。自己却跪在地上。替他添飯。呂祖也不去理他。總是盃到便完。一連吃了二十多盃。百民便替他添了二十多次的飯。又盛了五六次的肉。呂祖笑道。你這傻主人家。這樣才算懂得一些主人家的道理了。我吃了這麼多的飯和肉。你也不心疼麼。百民並不回言。只伏地叩頭。哀求救援。呂祖也不理他。自顧吃飯和肉。一直吃到三十盃光景。方才立起身。打個懶腰。摩一摩肚子。仰天打個哈哈。口中說道。好好。如今才有些意思了。主人家你也來吃一盃呀。恕我懶惰。我要休息一回兒。說畢伏在案上。一霎時。鼾聲雷動。睡得個人人事不省。百民那敢走開。仍是一秉虔誠的伏在地上。一回兒。他爹因不見兒子。也扶着拐杖出來。一瞧。見百民跪在化子面前。大爲驚詫。百民忙對他說。爹爹。這位真是呂純陽祖師。他爹聽了。也不問青紅兒白。也是咕咚一聲。直挺挺跪在兒子旁。



邊呂祖醒了轉來。見父子倆一同跪在身邊。不覺哈哈大笑道。你父子倆敢是問我要飯錢來了。有話便說。何必如此做作。二人忙說。求大仙照應。求祖師賜福。呂祖幾次喚他們起來。父子倆却老是跪着不肯起來。激得呂祖大怒道。天下那有你們這樣蠢才。這樣長跪不起。敢是舍不得我吃你們的肉飯麼。那麼我就還給你們一語未完。哇的一聲吐得滿地狼藉。連父子身上頭上也沾染了許多。慌忙抬頭一瞧。已不見了那個化子。只覺得一陣芬芳。聞而心醉。原來便是他所吐的東西。父子倆叩頭而起。百民把方才情形。稟告父親。父子倆只嘆沒有仙緣。互相太息而已。當下把他所吐的東西。掃了出去。丟在天井泥地上面。不料一轉眼間。泥土中忽然生出一枝香草。滿屋中全是清香。觸入五官。百骸頓覺周身舒適。精神十倍。百民的父親忽然白髮轉黑。眼耳清亮。





步履如飛起來。百民自己也是靈府清明。身體愉樂。此事傳將開去。遠近數百里內。有病之人。都到百民這裏求診。百民此時神知大啓。頭腦清靈。開的脈案。無不切合病情。每服藥中。放下一撮香草。真有藥到病除之效。一霎時間。葉百民神醫之名。傳頌遐邇。不上三年。頓成巨富。因此人人都說呂祖現在蘇州。無論何人。能穀遇到了他。必能得財得福。大家到了四月十四這天。都要打扮一新。前去呂祖廟中燒香。地小人多。軋得不知所云。鄉人以訛傳訛。又稱此舉爲軋神仙。據言。這天呂祖生日。每年要救度一人。或得福或得利。呂祖本生軋在衆人之中。如遇有緣之人。和他軋在一處。便可如心滿意。富貴雙全。更可笑的。因傳聞葉家仙草形狀。宛如萬年青。因此無識之徒。轉輾附會。在呂祖生日前。一天的晚上。取萬年青的葉子。丟在門口。以爲可以種出仙草。和葉家



的仙草一樣。這等傳訛。幾於盡人皆曉。但總不想到呂祖庇佑葉百民。是因他虔心行孝。如今這班人。却把這個主要原因丟開一邊。專想得他這種發財賜福的果報。真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。天下可笑之事。再沒比這更甚的了。閑話丟開。再說一樁和這事相仿的事情。也是出於蘇州城內。却在呂祖救應葉氏之後。相去不過數年工夫。其時蘇州城中有一家專製醬肉醬鴨的鋪子。姓陸。外號稱爲陸善人。因他每年所賺的利錢。自己舍不得用。都拿來施與貧苦人家。所以有這一個美名。這一年冬天。因鄉間年歲不佳。窮人更多。聞得陸老喜歡施舍。這批窮苦鄉人。扶老攜幼的前來求討。可奈這鋪子本來並不甚大。這年也因年成不好。中下人家。都取省儉主義。市面上頓受影響。尤其是這升醬貨店。更覺生涯清淡。陸老自己尙覺難以維持。那有餘錢施舍。可



是人家慕義而來。又斷無拒絕之理。只得把祖遺幾畝薄田。一所住宅。都賣給人家。以作施舍之資。但是所得有限。求助者却日多一日。不上幾時。早已罄其所有。有些遠道而來。得不到他的幫助。反而歸去不得。陸老對着他們。只有嗟嘆流淚的分兒。這日的晚上。忽然又來了一個。渾身爛瘡。奄奄垂斃的。拐脚叫化。走到他的門口。就躺了下來。不能行動。問他的話。也只能啾啾啞啞的。說得不明不白。不時還以手指着肚皮。表示餓極之意。陸老見他如此可憐。看看天色又變。似有雪意。便對一個夥計說。看這人苦到這般地步。今夜如再被風雪一吹。敢情不到明天。就得飢寒而死。我今雖在窮鄉。焉有見死不救之理。你却把他攬了進來。着他睡在灶披間內。取點暖意。然後給他喝點燙茶。吃點熱飯。明兒還請對街葉先生來替他瞧瞧。給些什麼藥吃吃。將他醫治好了。



也是一件功德。原來陸老所說的葉先生便是呂祖所救的葉百民。此時已經有了聲名。凡是經他診治的人。沒一個不藥到病愈。他因自己是仙人救援得有這般結果。所以對於貧病之人。不但不取診金。甚至把藥錢也倒貼過去。後來索性在門口開了一家藥材鋪子。不求賺錢。但爲積德。可是年終結賬。每年總還有盈無虧。這時正是藥材店新開之時。陸老和他向來要好。所以有此說話。誰知那個夥計。却嫌乞丐齷齪。不肯替他攙扶。陸老沒法。只得親自將他攙了進來。不料一經攙起。却便發現一件怪事。陸老鼻子中。只覺一陣陣的清香。發自乞丐身上。鑽入骨竅。渾身覺得舒服。陸老此時。一心行善。又在計劃如何打發一班求助的窮人。和救治這乞丐的方法。心頭亂的什麼似的。也覺沒有注意及此。這乞丐在他家一住多日。又給葉百民親來診視施藥。大約



旬日光景。方才精神復原。叩謝而去。臨去時對陸老說道。小人承老先生救治。起死回生。無可爲報。只有一句說話。請老先生緊記勿忘。凡是小人用過的東西。和遺下什麼物件。務須一一珍藏。發財升官。盡在此中。說畢一跛一拐告辭而去。後夥計前來報稱。這乞丐真不是人類。東家這樣待他。臨動身時。連他所睡的破蓆子。破被頭。都沒曾收拾收拾。還在灶下撒了許多穢糞。他那被頭內。又盡是些瘡痂髮垢。這等下作的人。早知應該讓他死在外面。却去救他作什。一句話提醒了陸老。忙着他們不許動那乞丐的東西。自己跑去一看。果然蓆子被頭。弄得一踢糊塗。還有許多糞穢瘡痂。陸老心中想道。這乞丐舉動。實在有些可怪。低下頭去一瞧。奇怪的事情。又發現出來。只覺陣陣清香從這被窩中出來。就是那些糞痂之類。也閃閃發光。情知有異。伸手一摸。其硬如



鉄。其冷如冰。再一辨認。原來糞已成金。痲都成寶。這才知道乞丐是神仙變化。特來賜福於他。這陸老便立時變成富人。後來他用這破蓆燒肉。肉發異香。每一大鍋肉。只要放入一根草。就會發出香來。因此這陸家醬肉。就馳名四遠。人人都曉得是神仙用過的稿荐所燒。所以有此異味。大家都稱陸家醬貨爲陸稿荐。陸稿荐三字。傳得天下皆知。和葉百民的醫生。一樣的傳誦人口。陸家子孫。亦發了幾世的財。還有那床被頭。據葉百民說。可以和他的仙草有同樣功用。無論什麼重病。只要割下一方寸。煎湯。便可立除病根。陸老因自己已經有錢。不肯再做這注生意。將這被頭剪成無數方塊。數年之間。倒也救活了不少病人。後來有個什麼王爺。他的一位愛妃。臨產不下。諸醫束手。有人說起陸稿荐醬肉店內。有這般仙傳異寶。着人要了一些去。服下肚中。卽刻生產。



大小均安。王爺大喜。奏明皇上。特加封贈。應了神仙升官發財之說。這位神仙。據陸老對人說。當初疑心也是呂祖。便到呂祖廟中焚香答謝。經呂祖示明。乃是鉄拐李祖師。因此陸家世世崇奉這位李道祖。這却慢表。單說八仙在姑蘇游玩多時。方到杭州。在城隍山上游賞幾天。這時的西湖。已不是從前荒烟蔓草的光景。蘇白二隄。橫亙湖中。六橋三竺。寶塔奇峯。天然人工交相爲用。真個成了天下第一勝景。諸仙流連多時。戀不忍去。聞得城隍山下湧金門內。有一家麵館。館中有一伙計。爲人正直慈厚。自己無家無眷。永不娶妻。每年所得工錢。完全資助貧人。還有一件好處。是客人吃剩之物。他總不肯糟蹋。收拾得干干淨淨。施舍一班乞丐。舍不完的。送在自己肚中。因此人家都稱他是個積德的善人。呂祖聽在耳中。心想。這人倒有些戇氣。如有仙緣。倒可度他一



下。於是化個窮道人。前去問他討些殘肴剩飯。那人把客人吃剩的麵。裝了一大盃。與他。呂祖接在手中。嫌這麵味不佳。吃進吐出的。鬧了一陣。一盃麵。照舊滿滿的分毫不少。還給那人。說道。你這麵太不中吃。貧道不領你這個情。還了你罷。那人也不動怒。笑了笑。收了回去。因嫌他弄得太骯髒了。實在吃不下去。湊巧一條癩皮狗。跑了進來。砸嘴吮舌的。意在討吃。那人便把這麵請他吃了。那知麵入狗肚。這狗立時升天。變成一條金龍。擺頭搖尾。如飛而去。那人才知所見是位神仙。慌忙追了出去。找這道人時。早已不知那裏去了。那人從此發了心疾。生意也不做了。天天在那門口小橋上。昂頭仰望。希望神仙再來。望了幾年。神仙不見一個。他自己却狂得愈甚。落水而死。死後才得呂祖度爲鬼仙。這是因他沒有仙緣之故。命中只有成鬼仙的福分。必要待他死後。才





能度他。至于那條癩狗。却便是呂祖幼年所害之狗。如今得了他的恩澤。解了一世之冤。這話上文早有表過。讀者大概還能記得。自從那麵店伙計死後。後人因他爲望仙而死。大家便都稱這橋爲望仙橋。這是應該交代清楚的。再說八仙邀游塵世。又過了一百多年。恰值王母萬壽之期。八仙公議前去祝壽。大家約齊了度海而去。這日到了東海之上。藍采和偶不小心。把手中所持白玉花籃墮入海中。龍王夫婦正在宮中。和幾位官吏議論海中政務。忽見一派白光。照耀滿宮。龍王之孫摩昂摩閏。年輕好奇。帶了幾名夜叉。前來巡查。却才瞧見是隻白玉花籃。兩摩大喜。正要拿回宮去。這邊采和已約着何仙姑。一同入海追來。見了兩摩。便問他索回花籃。二人大怒道。這是我兄弟拾來的。怎見得是你們的東西。雙方先是口角。繼以相打。兩摩不知利害。率領夜叉舉



八仙得道傳·第九十九回

六四六

兵相攻。二仙也抽劍還抗。你想兩摩怎抵得過二仙法力。不上幾合。都死於二仙劍下。未知此事如何解決。却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一百回 八仙過海海面起戰禍 二龍歸天天府慶昇平

却說龍王兩個孫子摩昂摩閔。因和藍何二仙爭搶花籃。被二仙飛劍斬死。帶去的幾名夜叉。也身受重傷。逃回龍宮。見了龍王夫婦。哭訴其事。龍王龍后得報大叫一聲。氣死我也。便命發起近海神兵一萬。龍王親自率領。前來追襲二仙。二仙殺了摩昂兄弟。才知二人是龍王之子。知道此禍不小。早已逃回海面。和衆仙相見。訴知其事。鐵拐鍾離和純陽三仙聽了。大驚道。二位此禍闖得不小。素知龍王夫婦生有四子四孫。如今被你們殺了兩個孫兒。他倆豈肯干休。二仙都道。便鬧起來時。究竟禍是他們先闖出來。我們失了東西。難道不該去找。找到了東西。在人家手中。難道不該討還。向他討還。他先喝令夜叉。攻打我等。難道



由他們斬殺。絕不抵抗。一經抵抗。寶劍沒有眼珠。殺傷二字。誰保得定。萬一此時我倆被他們誅殺。冤情豈不更大了麼。衆仙聽了。都道。話雖如此。但龍王夫婦。非易與者。況且我們幾位當中。還有與他交誼很好的。見面之時。豈不太難爲情。二仙都道。看他們來勢如何。要是大家講理的。我倆可認個失手傷人之罪。委實我們也真個不知這兩個死。是龍王孫子。我們懊悔也來不及了。但他們既是這般好出身。爲什麼做出這等事情來。再則他們要說明自己的來歷。憑我們怎樣不忍。也得回來和各位商量一個辦法。再定對付之計。這場禍事也不致闖出來了。我們把這層意思對龍王說。看他可能放過我們。萬一他倒不問事由。前來廝殺。那麼我們也斷無束手受擒之理。只索打過一陣。且看勝負如何。再作道理。衆位以爲何如。此時呂李鍾三仙已知此事因果。



如此數有前定。龍王夫妻該應遭劫。便也不去責備二仙。但道：「平利夫婦都是性剛心烈的硬貨。眼見愛子被殺。豈肯和平了結。這事須得預備一場大廝殺。二位也可放心。我們既是同道之人。自當共同禍福。決無叫你們獨負責任之理。」二仙大喜稱謝。一言未了。只見海波洶湧。金光燦爛。一霎時間。湧出千軍萬馬。龍王平和帶同部下饒將。怒氣冲天。殺奔半空中來。衆仙忙推鐵拐上前。和他答話。鐵拐見了龍王。舉手爲禮。龍王一見鐵拐等人。其中却有一半相識。而且多得過他的好處。不覺怒火中燒。指着鐵拐先生喝道：「原來是你們這班東西。傷我兩個愛孫。你們既是我的老友。我也不薄待了你們。如今路過我的地界。不說下海來看望看望老友。反在海中逞凶。將我二孫殺死。這口恨氣。怎生消得。如今長話短說。限你們一刻時間。速將行凶男女獻出。聽憑寡人



處分。萬事休提。讓你們平安過境。要有一字支吾。哼哼。休說你們這幾個不成氣候的東西。那怕再來百萬天兵。我夫婦也曾雙鬧天庭。並不會丟什麼臉給人看。何爭你這幾個奴才。鐵拐先生聽他不講道理。一味蠻罵。不覺笑起來道。別來幾千年。原來你這老龍。還是這等夯脾氣麼。唉。我倒可是可憐你安享王位。佔盡厚福。到頭來不免一場浩劫。還想替你計算計算。怎樣可以逃過此劫。回去再做幾年龍王。不道氣數已滿。真叫無可如何。瞧你這等咆哮的樣子。那裏還像個海王身分。聽你這等無賴的說話。直連妖獸都不如。虧你身爲上帝大臣。爵封王位。不思戴德報恩。還敢誇稱大鬧天庭的蠻橫手段。可知天下事有因有果。種什麼因。得什麼果。天理昭昭。絲毫不爽。你以爲大鬧天庭。上帝不加懲治。反優賜爵位。以爲天上天下。再沒有那位和你一樣本領。殊不知



這等都是大數注定。該你立這番治海之功。上帝之尊。不能違逆定數。所以一直寬宥至今。但是大鬧天宮一案。無論如何。總不得毫無報應。貧道已替你算定。眼前正是你該受報應之時。這等報應。也正如你從前該爲龍王一樣的道理。以前的不能不賜你爲王。猶之今日之不能不顯個報應。貧道等因和你都是夙有世誼。交情狠稱莫逆。所以大家商議。推貧道出面。和你共同商量。怎樣可度過這層關口。即使不能逃出慘劫。也許可以稍稍挽回一二。免得闔族同歸於盡。不料你一見貧道。就肆口詆毀。甚至還拿從前種下惡果的原因。來相壓制。可見你的大數已滿。真是一點不能勉强的事情。倒可惜我一片好心。完全丟在你的大海中去。一點影子都沒有了。龍王聽了。這陣笑罵。這可說一句。是他有生以來。未曾受過的奇恥大辱。但聽他狂吼一聲。率領兵將。掩



殺前來。八仙也各掣兵器。四面迎敵。這一場。直殺得天地都爲之變色。日月都不免隱藏。從午後殺到黃昏。龍王口吐夜明珠。懸掛中天。照得比白天還亮。再行上前惡戰。八仙中呂純陽也取出一粒珠子。舉在手中。不過黃豆大小。向上一丟。忽地放出萬丈光明。比夜明珠更大更亮。倒弄得夜明珠黯然失色起來。呂祖笑道。兀那孽龍。如今大家黑夜交戰。我們可不犯着叨你的光。瞧我這法寶。比你那龍丹何如。誰知龍王那邊的兵將。本來已被八仙兵器法寶。鬪得頭昏腦裂。此時被呂祖珠光一照。一個個眼花撩亂。反而對面不能相見。却被李鐵拐揭開葫蘆。呼呼的幾陣風响。一起吸入葫蘆之中。海面之上。便只騰着龍王一身。只得化出原身。大嘯一聲。張開其大無比的龍口。向着八仙就吞。鍾離笑道。這是我從前殺蛟的老頑意。也把身子一長。長得比龍身更厲害。





一手拖住龍髯。拚命的拔。拔得老龍滿頭是血。隨後衆仙一齊趕上。一個個把身子變得極長極大。向着龍身攢擊。龍王正在爲難。幸得龍后得知龍王被圍消息。發傾海之兵。自己和兩位王子。督領着。趕來助戰。此時天色已經大亮。呂祖先把自己寶珠收回。龍王也想收回夜明珠。誰知這珠。好似兒子跟隨父母一般。只隨着呂祖的珠飛跑過去。龍后一見。慌忙騰空來追。但聽着的一聲。大小兩珠。俱入呂祖掌中。龍王失去明珠。便似三魂少去一魂。一時神知模糊。又被鍾離騎下猛虎。咬傷頸項。大敗而逃。鍾離追入海中。龍王只得變條小小泥鳅。逃入水晶宮裏。誰知已被采和湘子二仙。趁他們大戰之時。潛入龍宮。將宮中大門打碎。正在四處放火。燒他宮殿。龍王前進不能。後退不得。他是心剛氣硬的人。如何受得這頓挫辱。不禁大嘯一聲。以首觸宮。頭碎腦裂。死於



非命。采和湘子燒了幾間宮殿。也便退回海面。再助鐵拐等共禦龍后。此時四海龍王敖廣弟兄。聽得父王有難。各率所部神兵。趕來助戰。敖廣是龍王長子。他的計策最廣。法術最高。當他帶兵前來。已和三位兄弟說好。各人把所轄海水攜來一半。等得交戰劇烈之時。各人把帶來水量放出。將八位天仙都浸在洪波巨浪之中。但見水連天。天連水。天水之間。宛如一道碩大無朋的瀑布。八仙雖都有避水之術。但在水中作戰。却不如他們利便。當下八仙都咬牙切齒。大怒起來。一個個騰入更上一層的天空。回顧下界。只見龍后和幾個兒孫。正在那裏耀武揚威。推波逐浪的尋找敵人。八仙相對太息道。孽龍。劫報已至。還敢如此作威。這一下子。不知又要淹死多少人畜。沖沒多少廬舍田地哩。呂祖便道。這廝既如此不仁。我們奉上帝詔旨。巡游三界。爲民除害。也顧不



得什麼利害。只好用推土掩水之法。將這大海填平。方好收伏此等孽畜也。衆仙問那裏去找這許多泥土。呂祖笑指泰山說道。可把此山移入海中。便不能填平此海。至少可把那幾個孽畜。埋在裏邊。衆仙鼓掌稱好。呂祖便施出移山之法。伸手向泰山一撮。把全部泰山撮在手中。順便向龍后等所在海中。劈空壓下。可憐龍后和幾個王子王孫。許多蝦兵蟹將。一起壓在裏面。死於非命。後來泰山雖經移回原處。而賸下泥土。已不在少。存積海中。成爲一批小島。那地方原有幾個島嶼。地勢極低。也因此等土泥掩了上去。頓成許多高地。連着新成之島。後人傳說。卽是如今的琉球羣島。是非的確。因彼處海島甚多。却也不能指定了。這是閑話。現在本書已要結束。不便多說。專說龍族之中。遭此浩劫。只剩敖廣一身。逃出性命。前至玉帝前泣訴去了。八仙仍把泰山收回。



安置原處。按古人書中。曾說登泰山而小天下。可見古時泰山之高。可稱天下第一高山。但在今日。稍明地理學者。都知道泰山並不算得十分高峻。不說世界之上。就論中國境內。比泰山更高的。也狠多狠多。並非古人坐井觀天。胡說瞎道。實因八仙撮山塞海。到了收回泰山之時。不免將泥土狼藉了許多。剩在海中。上文所說成爲一批島嶼。要知這些島嶼。皆泰山之土。分裂出來。所以自從八仙過海之後。泰山便低了许多。這就是古今泰山不同的原因了。八仙辦完了屠龍之事。方才一齊回到瑤池祝壽。此時玉帝和幾位仙祖都已先到。八仙面奏屠龍一節。玉帝最爲仁厚。不念人家舊惡。這時早把二龍前罪。忘得干干淨淨。聞奏之一。聖心頗爲不怡。似責八仙不應擅動干戈。誅戮有職仙員。當有元始老君。率同大弟子火龍。縹緲二真人。說明二龍大鬧天宮和截



斷地脈二事。應得果報。當年上帝求賢爲輔。原從此事而起。今龍族果遭慘劫。於八仙之手。此皆前定之數。不足責也。玉帝恍然大悟。因道。二龍雖有前罪。然治水之時。不無功績。以後治海多年。也無何種過舉。如今遭此慘報。雖屬咎由自取。數難倖免。朕心究有未安。又着火龍縹緲兩卿。仍將二龍并其子孫。一概度轉人生。降生凡世。良善富貴人家。平利長子敖廣。既已脫難。聞他才多智廣。頗有道法。況且治海多年。饒有閱歷。卽令繼承乃父之職。以報伊父母多年效力之功。用示朕刑賞維均之至意。衆仙祖利王母等聽了。無不稱頌聖德。接着敖廣已從靈霄寶殿。趕到瑤池。叩見玉帝。哭奏冤苦。玉帝慰諭一番。并將此事因果論知。旋復宣布種種德意。敖廣又悲又感。叩謝聖恩。玉帝又着八仙和他相見。仍派火龍縹緲二真人。再爲解說種種因果之理。着雙方不得再



八仙得道傳 第一百回

六五八

行仇視。如有不遵。治以天條。應得之罪。八仙和敖廣。同詣玉帝王母。和各仙祖前叩謝。自此天庭安宴。海宇澄清。天府既無事。可記本書也。就此完結。

八仙得道傳終

